



温州府志

ル 5
1571
18



門
1571
卷
18



温州府志卷之二十八 中

藝文記 序 碑

宋

陳傅良温州學田記

郡校官有賜田自慶歷四年始於
 是宋興且百年上所以嘉惠學校
 之道備矣崇寧學制行郡各置博士弟子員費廣不
 繼用事者文飾過當至苛歛以贍之中間多故輒一
 切弛去往往所在凡校官所入不足以待學士之版
 直煥章閣司諫謝侯來守永嘉下車纔數月修墜緒
 平滯訟人用又和乃以其暇訪求里中士賓致之學
 又得公田民私以為利而不暇訪求里中士賓致之學
 郡驚歎方為吏者急他務不暇有學政侯顧獨加之
 意即相與請於博士李君求予文記之子固樂道乎
 此者也蓋宋士大夫之學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
 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知鄉方矣而守故蹈常之習
 未化范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
 人耻無以自見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

藝文記

軼乎魏晉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
 學者經術遂庶幾於三代何其盛哉則本朝人物之
 所由衆多也子嘗求其故三君子者皆萃於東南若
 相次第然殆有天意而浸灌培植斯已勤矣雖後生
 晚進矣其師傳自爲異同不務相扶持然要其消長
 皆關於興衰之數非細故也而議者但患官冗而舉
 子多厭薄而銷沮之之說滋甚吾州生長旁郡最有
 聞則亦每在數中侯於今加意爲政何足以言之是
 尤予所樂道者也而况李君之請乎侯名某邵
 武人李君名某廬陵人田若干畝著之碑陰

葉適永嘉縣社稷記

晉析永嘉縣置永嘉郡更名縣曰
 永嘉在隋唐間其社稷步積之三

千二百八十六中容八壇圖籍轉相授所從來遠矣
 淳熙後步失者二千有餘壇陞淪沒卽於佛祠令不
 能正也嗟夫豈其邑小其民寡不足與正耶將其事
 緩其效迂正不正皆無損益而致然也山陰胡衍領
 縣二日駭悵愧惕若疚負在已按舊圖就南補北還
 得故步垣千尺磚之用政和儀崇五壇壇石皆青表
 之門道微之房宇嘉定十一年秋告新社成禮然則
 果於行義可以爲勇復於已失可以爲難先有司之

所後可以爲敬參而具者賢也君辭避不肯當獨推
 言之曰古民人社稷常並稱有其實也後民人社稷
 雖並稱名而已矣實則教之耕稼而養抑霖潤稿皆
 神力也名則視其耕稼而取俄早忽水非神禍哉州
 之取總其凡猶竊民譽縣之取煩其目惟聚民怨縣
 社之名僅存者幸也古之立國左祖右社嚴事如一
 朝市均等無相雜也後世或遠或近率爾而爲爾自
 晉唐置社僻在西城盡處今蕃庶尚草萊雜沓稀曠
 人迹絕矣野廬老圃盡以寄葵韭華棖巨棟曷託簷
 蔭焉永嘉之社名幾不存可畏也夫治術同異吏宜
 攷詳地勢偏隔人且自恕令姑罪之免奚彼敢議哉
 衆又謂君思深之至此也幾於仁君役民甚簡不妄
 勞費責輸以時不苟貸假然則審其取者養
 民之始正其名者致實之漸也故并記之

宋之才沙塘陡門記

平陽温之大邑萬全平陽之近鄉
 北枕瑞安村落連亘水之源於山

者八十有四支分派散溉民田四千頃先是走潦惟
 沙塘一壑決於旣溢塞於將涸雨暘微愆農不獲者
 居半其患非一日也吳君蘊古紹興乙丑捐材爲陡
 門以便蓄洩明年秋大水迅流怒濤交攻而圯又明

年范文正公會孫寅孫來承是邑民以病告丞日水利不修咎將在我爰度地稍徙舊址之北前直大浦捷松為防累版為閘梁空而度者四十尺浦之上下實以巨石外以殺潮流怒噬之勢內以受所洩水使盤旋洄洑曲赴於海經始於是年仲春十七日落成於季夏二十日役工四千糜錢百餘萬皆二邑民輔之相其事者吳蘊古協其力者周端夫周誠也既成之六月復大浸奔騰之勢若將破山裂軸者已而風恬雨息防峙水渟雖神造鬼設不是過也鄉之少長喜而相慶曰大哉功乎今而後謹啟閉節流止旱魃不吾虞矣乃屬予書其事因記其本末且系以詩俾鄉人歌之其辭曰榷松入水兮鐵不如石捍水兮盪不渝截然一閘兮眾流郛啟乃洩兮閉乃瀦潦不沒兮旱不枯秀我苗兮實我稌丞則范兮士則吳子子孫孫兮永誌諸

王綽先賢祠記

古者國別土斷推其賢且哲者為人之師以宣政教厚風俗明人倫春秋釋奠之禮固為斯人設也偏方下國至合隣封以祀其師或有且眾則列而薦之其事著於經見於禮實治隆

俗美之本三代既衰夫子有作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詔後世天下前代亦既釋菜周公為先聖夫子為先師更有改祀夫子為先聖鄒莒為先師七十二子列為從祀鄉國之賢哲不預非古人立師為學之本旨矣夫叢爾之鄭有僑僻陋在尋有延州來季子文獻相承耳目所接其則不遠是不可不師也永嘉為郡自晉始山川所鍾風氣所覃豈無名賢明哲庶幾如晉人者作顧去京邑遠上之無以振勵表章之遺文舊牘莫可考證我朝渡江之前左丞許公偕博士周公舍人劉公伯仲親承伊洛性命之傳其立朝大節固已炳蔚煥耀具在國史天下聞望風采頑廉懦立薰其德承其教聆其警咳者拔起衡茅皆足以供世室明堂之用何啻家彝齊而人曾閔也間遭秦氏之變諸老淪落道學衰歇詹事王公毅然以名節自勵挽一世而回之龍圖鄭公修明義理之學為諸儒倡寺丞薛公見聞挺異本於家庭未弱冠即講切經制之務如布棋行矢疎密高下皆可措之用而宜中書陳公深造自得晝講夜索源委會通究弊極變永嘉師友淵源自是聞天下比於昔鄒魯矣至於岐事理而彌綸之合性命而究極之經易史書脉

絡貫統緒接俾今人無異於古古治可達於今則龍泉葉公也他如儒志王公塘奧林公敬亭鮑公孝廉仰公錢公宗簿謝公之行修於身德潤一世與夫忠簡張公待制右史二薛公育德蔡公端明戴公右史王公侍讀陳公之立朝大節真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堯舜其君與民者後學至今尊之世雖久不能忘焉攷其行誼風旨誠可並祠於學也夫學原性命本理義著名節推之經濟事理不相雜古今不相踰後雖有作莫能易之有不待合隣邦亦足以迪德達材矣士患無其師與不知所師則已表勵尊顯於以追古人立師之義附於公穀以下諸儒俾後學益知所競勸非先務耶綽頃授此來究觀統緒因前人已立之祠扁而崇之仍俾其後人奉祠事庶久而彌光學益成而俗益美矣萬斛之舟須水而後濟千尋之木土氣不接則槁而已為之後者宜如何勉之

沈紳白石山記

永嘉北走百里巖曰白石者世傳十二地挂天勢之壯也谿銜邃深修程復履其廣容也霰屑乳滴玲瓏漂激泉高下也連山培塿海日夜出駭

衆觀也葩華緜鮮霜露刻削殊四時也嘯猿唳鶴煙雲散聚朝復暮也昔予以從事往焉其間聞而見者若是巖下有徑即謝康樂行田賦詩之所由徑而趨巖必越山脊循危磴升降盤折而後能至向之守巖者嘗疏李少和遺事求為刻辭拒之益勁曠年不答心甚赧之今假守於州其徒造門復申前言則予莫能已也予聞至道間天子無事有言少和築室於巖善辟穀得攝生之術召對便殿訪以治國修身之要竟不奪其志賜金以遂其歸自是白石之名益暴於世好事者相踵以往往則欲忘其歸蓋樂其清迥曠絕異於耳目之所混混有發人高明之思焉予既嘉二子之謀永茲巖之傳竊又自喜他日勒名巖石不隨世而磨滅故詳記之

元

李孝光重修樂清縣學記

樂成學宮縣尹鄭玉至元三十一
年之所重作也是時朝廷興文章詔天下郡縣皆起學宮置博士經師弟子引籍復其戶士益復鄉學尹玉適上官見學宮廢則

度材命役剪菅草除弊土築壇樹孔子廟然事屬經始不欲勞苦民不能大致土木石金之材顧制度簡易壇所隘陋業既成後人因弗改至順元年冬縣尹師仲信甫來始至上謁孔子廟弟子相俛與祝告周旋進退相摩盪祝事弗嚴既下視堂廡舍進宿士高年曰吾得尹茲邑當與父兄興起教化今學宮弗張無以示民惟公等老人可與慮始明年春出圭田之粟為成金以勸吏民昇其金教諭吳海視民庸給與金以高年蔣震卿聽之乃樹東西廡西間設齋其中徙戟門南上攻石為壇砥礪為地灰以垣屏樹以槐桂增修籩豆簠簋之物百須無不具於是廟貌清遠壇位修廣執事相大夫登降咸得展布又設大小學奉筐致師廩積無以供則取幣其家至是民大勸咸樂在學校又明年學職陳虞致書言請紀改作時孝光在積慶學官方與諸生論為仁子曰先王道民以學所以漸至仁也然仁無難易顧存心何如蓋心存而後善思善思而後能得思而得之賢於聞諸人者甚遠程夫子嘗言克己復禮乾道也至敬行恕坤道也弟子問焉則以其質有所近力有所任之者告之而未嘗決其原焉是欲其思而得也學者於此

誠思而得之則必知所以用力知所以用力則顏冉之仁不在顏冉而在吾之身天下歸仁邦家無怨又豈有易是者諸生去予因念信甫之盡心教事將以底民仁也而孝光又嘗被延學宮敢次是說復之使來者知學所以為仁庶幾斯民之有開焉

林景熙州內河記

平陽為浙東鉅邑河為邑鉅利晉太康中郭景純所定也治挾兩山河蔡

迴如帶而源有二一嶺門一昆巖兩道南落直走河以經治之東西一從白石諸峰迢遞而下折入河以緯治之北至市橋始合流又北至抗雲橋與塘水逆復合流轉而東勢益深廣按水法來去利其最利者可濟枯旱可洩淹潦可濯可烹出郭外引溉民田數十里訖歸於海故為利鉅邑猶身也河血脉也血脉壅則身病河壅則邑病不壅不病也父老言嘉泰甲子邑災莽為礫區流僅如綫明年汪令季良來官民居稍搆亟浚之溶演如故爾後繭絲相急河漸壅不暇問縱有問者苟焉而已架浮屋歲以租入官堙穢益甚疫厲凶荒之變無歲無之德祐改元王君應嘉以永嘉警曹被檄攝令首訪水利議重浚遂蠲浮屋

之租戒民自除毀民亦樂於去病而卽利也爰乘冬隙赴役若子來整飛奮運委土成邱深視昔增三尺餘則又疏東門之池瀦其流障登瀛之浹室其漏爲河計詳且密矣竣事衆相慶令矍然曰浚之難未若壅之易也壅起於侵今浮屋爲河害去之其租利入於官蠲之時異事殊民無蔽於實害者將復侵乎長民者無動於微利而聽其侵乎願相與保之所不同心有如河乙亥十二月日記

李孝光鴈山十記始入鴈山觀石梁記

予家距鴈山五里歲率三四至

山中每一至常如遇故人萬里外泰定元年冬予與客張子約陳叔夏復來從兩家僮持衾禡杖屨冬日妍燠黃葉布地客行望見山北口立石宛然如浮屠氏腰隆起若世之游方僧自襍被者客輟然而笑時落日正射東南山山氣盡紫鳥相呼如歸人入宿石梁石梁拔起地上如大梯倚屋檐端檐下入空洞中可容千人地上石脚空嵌類腐木根檐端有小樹長尺許倒掛絕壁上葉着霜正紅始見謂是躑躅花絕可愛梁下有寺寺僧具煮茶醅酒客主俱醉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橡栗墮瓦上轉射巖下小屋

從鏡中出擊地上積葉鏗鏗宛轉殆非世間金石音燈下相顧蒼然無語夜將半設兩榻對卧子約沾醉比曉猶呼其門生遊靈峰硯記自石梁南出五百步不知巖下宿也

嶺東居人多謝姓故名或曰地舊屬臨海郡謝靈運爲臨海開山適至此人因以名之旣渡緣澗南石路欲登觀羅漢洞於篁竹窺見水西大石壁下有谷若豎橐家僅扶過澗入谷中見谷口石巖然下垂如懸戶卷然中抱如懷壁坐其下而嘯如語甕盎中從洞下入寺未至見道傍有石潭方丈而深莫可測仰視潭南上有山孤起如偃芝北上有山離立平地上如駢笋稍入始見兩大石相倚如合掌入天數千丈從合掌根入兩旁植石闌直上千步乃至掌中望見山壘中青天如懸一片冰旁設大士一羅漢十八設應真像懸崖上五百然皆爲人懸取持去空遺土坐如燕巢棲崖上巖罅泉水下滴唧唧如秋雨鳴屋檐間令人大呼呼聲繞洞中不卽出泉墮半未至於地爲聲所軋則飄吹衣冠草木盡濕家僮戲馳石闌中脚頓道上石淵淵作鼓聲旣下出家僮守橐者私自更守竊登之顧見主者皆已下卽擊羅漢繩牀傍小鐘

鐘聲奔谷中如鸞鳳行鳴半天上倚杖聽暮入靈巖不可去谷中恒有雲氣所舍亭曰看不足

記出靈峰院偶坐澗水南客有言鴈山信多奇然豈雄壯渾龐莫若靈巖峰言銳巖言大也予適小疲倚大樹坐甚恬客聞靈巖亟欲往即起促不得休前是一日行五里輒止舍是日會已暮頃刻馳十里到寺天正曛黑及階舉頭見巨石孤立如人俯月出正懸東南角星象纍纍下垂客脅息不可上如遊魚噏喁以身為浮游在灑氣上也入坐佛宮南階上正視見其面進升堂倚石夾室則旁睨其脅夜分又數數開南牖視之月欲墮夜色如霜雪諸峰相向立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獨西南一柱白而長身者也明日由昌上人房下過澗得小石嶺可五六百步上觀所謂龍鼻水山半橫石作鱗甲狀陷入石中獨見其脊從西南石峽中繞出數十丈勢盡乃垂入谷中作懸鼻疑是石髓積歲月化為石故獨此鼻如瓠大乃紺碧膩滑異他石鼻端泉時時一下滴谷口澗西有立石長三千尺如卓筆曰卓筆峰峰傍流泉墮入澗中亦三千尺曰小龍湫稍西飛泉湧出石罅直上指

尺許曰劒鋒泉寺以巖名巖又以佛宮北大石障獨高且大絕頂正平如塗丹堊是為平霞嶂諸峰皆牽聯在嶂傍其大石如樹旗居嶂左臂曰展旗其大柱居嶂右臂曰天柱龍鼻水又在嶂右脅間小龍湫卓筆峰劒峰泉

當居脅中靈巖二奇記僧言山有二奇其一由障穴下窺穴中別有平土類人間土田一一具溝塍畎澮以小石下擊如轉鳴甕中其一由障右脅旁令人百計牽挽上懸巖上有石室室南有小徑沿徑兩傍皆麥門冬草如人手植路平熟數里若日有人來往者絕端有窪石窪中泉冬煖如湯僧乃言昔有羅漢常浴是泉渴息石室中故石上有平偃跡宋英宗時有居人行湫水上見老父手弄藥一丸大如橡栗語人曰爾為我持此獻天子忽復不見詣郡言狀郡上之天子遣中使持香來訪欽禪師過馬鞍嶺記不於是鴈山名始在天下訪欽禪師過馬鞍嶺記不

龍湫記大德七年秋七月予嘗從南山公來觀大龍大入谷未到五里餘聞大聲轉出谷中從者心掉望見西北立石作人俯勢又如大楹行過二百步乃見

轉皆六七級兩旁夾大石壁如行巷中仰頭見青天如曲池中綠水止而不波泉滴兩崖間如雪消作水建甌下注谷中大石上忽憶先子言淨名維摩石室傍有西谷是惠上人所開絕佳當是此地耳今寺僧乃畏人知更作屋相遮以故 鴈名山記 客問山胡以從牕中出不爾不見此奇 鴈過南海常棲止其中言長老相傳絕頂上有大湖鴈過南海常棲止其中居人因以為名湖水墮入澗流谷口為大龍湫湖傍有塔寺一夕沉湖中至今五百餘歲然猶餘遺地敗址棠梨花數十百株皆儼然成行列土絕膏肥種蹲鵝大如斗長老又言湖漸淤為葑田十年前有僧來言吾近於鴈湖傍依大樹縛屋種菜蕈蹲鵝為餼糧願乞金錢作屋予問道路何從入僧具言從靈雲寺南入山時時過絕險挽牽懸藤偃木以過日初出上山至午僅可到山巔望見永嘉城下大江如牽一線白東面海氣蒼蒼如夜色山上無膏燭燒木葉葦竹為明山鼠來與人相向坐如狐狸大子愛其言久欲登之嘗一至靈雲寺觀所從入路因北至梅雨潭潭上瀑水懸空數十丈谷中風起水吹着人常濛濛如四五月間霧雨亦一奇也旁有隣寺三四區曰古塔

寶冠羅漢石門又有一寺在南山象與常雲相望秋路絕高曰飛泉種種自作面勢皆可游獨不大爾秋

遊鴈蕩記 此從天台來入古東甌郡境上望見西南

門戶也益深入其阻視羅漢洞東西天柱大龍秋猶人有眉目十入寺皆其肺腑也僧言其祖自開鴈山為諾詎羅詎羅始遊方時師懸語之曰若行四方當值勝妙山水起塔立寺花名村鳥名山則其地也詎羅適行至山下問田間父老所居云何父曰芙蓉村又問山云何曰鴈山詎羅曰是吾師所語我者我於此乎老矣入過四十九盤結屋谷底面湫水以居既没其徒為立塔寺是十八刹之萌芽也詎羅首所開正得其肺腑今人言春遊天台秋遊鴈蕩各定其可遊時耳鴈山無土田桑棗兩山束澗人行盡日曲折在水中又多篁竹草長没人春夏十日九霧雨先後行人不相見時時遙相語又多馬蟻綠草木枝風動即着人齒出血數升燒竹葉塗創乃愈獨秋冬時草木黃落毒蟲盡去乃可入至數百里山皆在目中然患遊者多勿絕佳地恒遠在深谷中不盡見也古人云縈糾芒鞋行一月彷彿見得皮膚耳非過言也呂

彛簡焦伯強劉器之王龜齡皆常能留連山谷中盡發其勝豈古人用此為陶寫地耶然遊者衆矣壁間姓名一一為狐狸獠貉啗盡獨此三四人者至今凜然有生氣何耶其草多寒涼藥可用治疽瘍滯下其木多杉檜豫章其獸多猴狙豕而無虎其虫無蚊蚋而有馬蜚云

明

黃淮樂清白沙新城記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承天命握乾符以統御六合內治外攘具有成法海宇四裔聞風慕義悉心內附睠彼東南瀚海巨浸茫然與天接蕞爾之地隈處海隅而以國名者曰日本即古之倭奴也亦嘗上表稱臣稟奉正朔其聚落散處對馬一岐諸島嶼頗近我邊疆其人恃習波濤之險乘風信駕輕舸竊發寇邊雖莫我虞不可無攘斥之備於是命信國公湯和徙邊民跨海以居者俾附內地並海險要連築城堡集鎮戍以預防之於今六十年矣守臣習於因循怠心滋慢藏兵誨盜上貽聖慮於是臨軒授教委戶部侍郎焦宏監察御史高峻巡歷海道便宜經理樂清遠在東南海角

縣治三面薄山東西二水夾縣市而山水暴溢濫悍不可為城郭無以保障居民設有警則訛言相驚不遑寧處侍郎焦公御史高公偕巡按御史高公璽躬臨省視籌議備禦之方僉謂縣之南鄙稍折而東鄉曰白沙海口沙磧平衍無沮洳陷溺之險永樂中寇嘗泊舟登岸並海有山曰鳳凰山之麓地且寬廣宜置城守以遏其衝復視允契於是定位大集夫匠斲石於山陶甃於野掄材於四邑旁及括郡肇事於壬戌臘月初吉明年三月訖工城周以尺計四千四尺環之以壕為門四東曰新鎮西曰永安北曰清平南曰定樂門之上建重屋以謹斥堠屋於雉堞之間凡二十有八以嚴徵巡城內分畫街衢中建公解列營於左右調發官軍居守既落成老稚胥慶咸謂自今得安於衽席之上矣衆等造淮敞舍徵文勒石垂示將來淮惟國之大政制治保邦於承平之日唐虞三代率同此道易曰王公設險以保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是則城郭之固尤國政之先務也然而損益建置貴適時宜又必委任得宜斯事集而民不困春秋城某地必謹書之重其事也淮昔嘗承乏史職今雖卧疾邱園目睹盛事喜邦人之奠

安不敢以衰憊辭筆以為記俾後之人知成功為不易歲加繕治且使異日修國典者有所考也

劉恒謝巖觀二篆刻記

青石碑在巖背篆刻有二其一云棘寺薛孺卿邑宰陳之簿

曹觀尉亭汶字方四寸許其一云鐸自庚辰載領郡於康樂巖重創亭臺遍植花柳兼華蓋山畔建置菓

園以示後來凡六行字參差不等蓋縮於石鐸其小者

可方前篆也先是是刻予止識三十二字家兄識予

所不識者一十四字鐸字初止見半金而華彷彿如

重或疑為鐸詳其文勢必當時所刻創亭臺者名其

不刻姓氏者以後彭城郡可互見也因其有領郡之

云以郡志考之得唐刺史錢鐸而錢實彭城郡於是

疑向所疑鐸為鐸猶未敢必按鐸在咸通中於西岑

建瑞鹿寺即崇法教院也鐸舊志作華子考瑞鹿寺

建於咸通四年因四年并是刻庚辰甲申之云以通

鑑考之咸通元年庚辰五年甲申正與此合郡志中

一字即四年爾繇此推之輔軒蓋錢刺史字耳嘗問

城南劉先生先生日子考索詳矣但恐唐人無以軒

居之額代已姓氏者大凡書某軒某齋非古法也輔

文林建社稷壇齋居記

祀社稷必有壇壇必齋而有居

豈禮也哉舊常以壇近太平寺凡祭之先一日闔府

長貳俱致齋僧房以為常而僧之餼於輿皂有少不

給者輒能遺長官怒而齋之心惡在安治戊午夏四

漏下四鼓率僚屬以下至壇所尚一里餘而僕馬雜

沓田淖中呼譟之聲驚傳前後余雖在肩輿心恒凜

凜又惡能齋以格神明也耶乃欲建居以齋謀諸佐

貳罔不協從爰聚財募工即壇西北面陽建屋五楹

軒或即郡守姓名否則錢刺史記此而行文則出於

輔軒未可知也予因劉先生之言又考吾郡秩官志

實無輔姓軒名者竊意志或軼之七月八日丙寅復

携朱生道昌往視時日光注射多不模糊而所疑鍾

字實鐸字於是知彭城乃錢刺史書其郡望耳而輔

軒抑豈其字歟舊志鐸作華又以見志紀者之謬也

謝巖題刻多宋人筆而此則唐人云劉先生名翊博

學能文章家兄名懌工篆書丙寅後三日劉恒記記

後一百二十五日甲戌偶得圖繪寶鑑

云錢鐸字輔軒武肅王兄也善丹青

周以垣一如僧房之藻飾而加弘敞若廳制焉東西有序以居幕職外復建屋若干楹以居教官有庭有厨有房而從人輿人無不得其寢處矣肇工於八月十五日訖工於十二月十七日用貲若干爲工二千有奇皆資於民而未嘗利取於無事之民以故費不經帑藏勞不傷民力而事神處人之心得少盡焉夫祀國之大事而齋者感召神明之幾故禮曰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異居而持而思而齋焉居常則不能持不持則罔思罔則不能誠是無神矣雖不祭可也奚徒擾民爲哉祭統曰賢者之祭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無所不順之謂備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今以長民者溷食僧解而使人勞攘奔馳乃給言曰齋宿誠與禮俱忘矣謂之備可乎謂之盡已順道可乎不能事神又何以使民茲室之建豈徒曰適體曰耀目而已寺有告撥田使僧來守者聽之僧亦知慮其後也歟

高賓重修夢草堂記

溫州衛署之北有圃方數十畝匣中植菱藕菱芡之屬周以芙蓉蔭以高柳餘圃以育蔬果蒔花竹供四時之娛幽足以遠囂曠足以遠觀

卽乎其中四望之則華蓋巽吉羅浮積穀諸山遠近環向如拱揖然而與喧歎雜市井里巷之聲迥不相及闐闐中乃得此勝槩哉舊常有夢草堂作於宋至我明正統間方伯謝公再作之久而復廢今署衛陳侯乃更爲之旣成以予嘗過其地知其所由請記諸石攷之溫州古永嘉郡也南北朝謝靈運爲永嘉守多所吟咏而西堂夢草之句則尤章章於人者也歷世旣遠西堂已非而好事者不忘古人思所以存之此夢草堂所由作也國朝以郡爲衛堂亦隨之陳侯始視事適承其敝感然不寧於心乃先爲亭納遺碑於土中慨然以必復斯堂自任弘治己未曾吉安謝公維熙自水部出守於栢適有所考以紹前人之聞市材走書期與侯共成之而甌太守鄧公洎貳守李公節推何公永嘉令汪君又皆捐俸以相其成於是衆美畢具羣工不作樸之斲之斲之聖之不三月而堂成矣不樸不華可居可游有漏有庖有寢以休堂之備諸用也八窻洞啟羣卉獻秀水光山色映帶左右堂之備諸勝也冠蓋聯絡其集如雲榷古商今資武以文凡四方之弔古攬勝主陳侯者必於斯焉此又堂之托得其人也西堂之勝不可知以今觀之

夫豈多讓哉

王瓚撫安塘記

溫瀕海而郡而苔山之民則島處鉅海
 中倭彘時覬登掠且有海盜自他至者
 其民以有司遐阻或縱於繩法之外往往遭戾咎
 有事邑里輒汎蛟虬濤波不測之險匪惟官病之而
 其民亦且自病故常議徙內地洪武庚戌安祿侯奏
 徙於萬安寺前沿海築塘田其塗以食其眾未幾風
 潮奔鬻田復為海民無恒業潛還島處永樂甲午倭
 彝肆毒官兵難於赴救以罪戮巡檢官繼是而後守
 土重臣雖強起遣之已至復去殆不知其為幾役矣
 夫徙民而無恒業以維其心誰肯捐其稍可資之故
 所而自蹈食衣難必之野哉弘治己未春吉水鄧君
 安濟知郡事政通民康蠹剔利起合五邑而膏施之
 間念苔山之民獨遠照育以為欲徙民以安其生必
 治田以足其食惟經理營置之咸淑然後塘可固田
 可成而民可徙也海道副使張君應祥尤以澄清海
 徼為事力主其議於是請於巡按鄧君履方兵備林
 君舜舉議以悉協然役鉅費繁難於損下乃借官銀
 八百兩以具木石灰鐵之材及徒庸畚揭餼糧之需

期於塘成以所餘田易銀補焉節推何君重器實承
 督理之寄相度地形區畫羣務聯木為榱索石為防
 先塞浦口四處填蔭加土杵而實之並甃以石外內
 同制廣與崇方縱橫深淺因勢施功纖悉完善屹為
 經久之規首事於庚申七月竣事於九月二十四日
 於是集僚吏祀海神以落之凡為塘七百七十丈有
 奇塘內為鹹河五百丈以防鹹潮之內軼又其內為
 淡河七百丈以儲水溉田且育魚鱉以濟民用倚枕
 山趾為二階門以時蓄洩凡得田七百五十餘畝所
 徙苔山一千三十四人悉計口授田總為三百五十
 畝猶有餘者擇山水環抱之地創構屋廬參列街市
 而畫其隙壤析為蔬圃中其市為榜亭揭示諭戒之
 詞於是老幼慰愜歡呼溢道始以是徙為永安矣夫
 均是民也非昔畏徙而今載樂也業定斯有可安之
 資否則峻法以驅弗率也嗚呼孰謂百年難集之事
 而大集於今日也哉塘埭極鞏堅之巧風潮免衝突
 之危捍瀉鹵荒棄之場而變為沃壤援島寄洲息之
 民而納之寧宇蓋雖一事而眾善萃焉民惹寇之釁
 而疆域以寧不防之防也因天造地遺之曠塗而恒
 業以足不利之利也民知可安無容迫促而自樂於

藝文記

徙不威之威也鬻餘田以償帑庾而官錢仍舊不費之費也撫海州之民而安之則塘曰撫安誠亦章闡惠民之宿志歟昔鉗盧鴻隙芍陂龜塘類奏功於內地惟范文正築捍海而堤遂姓之執此程彼果孰多孰寡哉民茹恩懷仁罔攸自見求予錄顛末以文諸石予方嘉諸大夫竭誠殫慮樹為長利以休吾邦民安敢不備書以詔來者他日河渠之書溝洫之志亦宜有取焉

張孚敬奉敕書無逸殿右壁

惟十祀春三月帝社帝稷成皇帝率卿士肇禋爰命

治地播穀樹桑於是作無逸殿書周書無逸作豳風亭書七月詩臣孚敬謹拜稽首請曰惟茲盛典宜有聖製上謙光至再請乃曰朕皇考嘗作農家忙律宜大奉書於殿朕題豳風亭有詩其書之亭仍令輔臣各著言附焉臣愚庸辭勿勝命上重令臣進解先皇帝睿製臣伏讀見敬天勤民焉見對時育物焉嗚呼先皇帝雖處藩服實憂以天下樂以天下者也臣又伏讀皇上誦農家忙記述取七月無逸之旨著明先皇帝睿製精微極致憂樂之大皆繼述至孝所發也孟軻氏曰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先皇帝施於孫子皇上祈天永命信有徵矣臣謹竊詳無逸之旨不出於嚴恭寅畏之一言呂祖謙曰嚴則謹重恭則隆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昔武王銘於牖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天時皇上取無逸之義以銘茲殿也奉書先皇帝睿製愛敬之至也夫愛之斯弗忘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嗚呼休哉

奉敕書豳風亭右壁

豳風亭成皇上取御題豳風圖詩命書之臣孚敬謹拜稽首颺

言曰嗚呼惟皇存心天下憂思孔艱匪徒言之實允蹈之者也臣竊惟七月之詩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述其先公風化之所由以教之也臣仰惟我聖祖嘗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也又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警也臣稽首莊誦皇上題豳風圖詩真得聖祖傳心之要而

又多出周公言外之意誠所謂不諫亦入聖之德也
 宋儒有言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
 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
 以誠愛下下以忠事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
 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
 之義也臣竊惟幽乃西陲小邦也其風俗之厚如此
 卒基成周大一統之盛為有道之長我皇上嗣此不
 基而尤深體祖考艱難之思神功聖化萬世無疆
 矣詩曰嗚呼皇王繼序思不忘又曰休矣皇
 考以保明其身臣仰於皇上日切願望焉

葉式新建泰順城垣記

泰順為甌之西鄙接壤閩括重
 山迴谷實為深昧荒僻之地景

秦初劇寇平因創縣治制官署邑里而已越八十載
 丹徒丁公來守溫既宣德綏闡上孚下豫興學築館
 役民以逸顧瞻茲邑詢所疾苦父老張璉輩進曰山
 邑若無捍蔽虎狼時入攫人昏曉無敢啟扇夜不得
 火作竊金亡命之徒嬰巢走曠剽蹂出沒曾無一壘
 之限用是戶口滋耗公歎曰鳥獸壘土細民編藩建
 邦設險而可無城乎以謀諸僚儲別駕曰宗嘗白於
 上官矣以邑小費鉅難以謀諸僚儲別駕曰宗嘗白於

變俗而甌無閑麗也乃建議曰泰順介於三疆平居
 易於伏匿多事最先被寇曩閩寇入境斂手受掠公
 私亡費奚啻鉅萬使損萬金城之域民豐財扼險威
 遠所獲已多矧費又不及是乎傳有之曰財散民聚
 又曰均無貧茲將按籍料民分作授方食力於官薄
 厚稱事俾工無弗鳩役無弗平城何難之有進議於
 兵憲黨公分守黃公咸曰善交贊之乃列上監察端
 公報可乃列上大中丞胡公報可以白諸省部皆急
 可之遂如議行焉度城凡九百丈邑凡十有八里里
 凡十長俾長各率其十夫咸建五丈官日廩之倍資
 募工取石於隍因山為墉其高若厚咸為二丈隅架
 入樓方闢四門東曰通瑞南曰通福西曰永安北曰
 拱恩水關三粉堞入百望之巖巖奕奕而將將焉費
 白金僅五千餘兩城之妨民廬者償之又三百兩城
 始於嘉靖庚寅春三月凡十有五旬而畢不愆素規
 是役也高二守美受成統帥而平陽丞熊炳是邑尉
 鄧鏐先後相勞於時士民踴躍觀歎謂微丁公茲終
 荆棘乎吾儕優游朝夕永保有家可忘所自哉邑令
 汪瀚承公之功申公之志而樂在職司也伐石請紀
 按春秋諸侯城緣陵城楚邱凡以避寇難也豈不重

民力哉以為築鑿之勞愈於寇攘之毒也今城泰順制阻於衝虞患於暇所謂一勞久逸暫費永寧者歟雖然當城久矣而必待丁公抑豈無由區財者須夫才立功者須夫公博謀均力協於上下茲非其公乎發帑以集之綱紀以齊之茲非其才乎奮才秉公樹此嘉績守者弗替居者弗諼記之不亦宜乎城成之歲公進秩按察副使仍備兵

朱諫重修蒲岐海塘記

樂清邑在山海間重二嶺而東三十里抵蒲岐所城東面巨海

不有防岸潮汐且至城下乃依下保山築塘作隄門捍海以時蓄洩城扼縣東鄉喉鍵間禦海上寇盜塘抱一面圍四之一塘非專為城利也自城西北皆平衍沃壤廣二十里延袤可四十里為田可十萬餘畝東西二大河經其中小河旁午緯絡者數十支水自白龍山諸溪潭出會於竹嶼萬橋黃灰埭諸隄門而蒲岐半之故蒲岐所蓄之水可溉十萬畝而利居多塘之宜謹重民也夏秋間雨溢水暴漲隄門不足以洩潮怒且不已鍵石不固塘必潰決率一二十年一大築補漏塞罅時月有之肇自洪武三十五年用邑

人朱宗益奏差官下其事於有司築塘約千丈宣德間郡守何公文淵修其圯壞繼後民之執塘役者或病焉天順間憲副朱公杞用里民侯英告計工以十為率軍三而民七定為永規成化間又復築之不至大崩壞至弘治戊午秋潮溢健石漂去無幾存者民未及聞於有司是冬推官何公重器承府檄蒞於所見潮水浸溢郭外田鞠為淖塗大懼來歲民弗有秋且塲壘見傷萬一城址浮動所費益不貲矣亟歸白諸郡守文公宗儒文曰吾土吾責也借往視之量度既定謂何曰均吾職民者事也累公就其緒何曰諾遂檄所千戶何彪魏成縣主簿李瑜循軍民三七舊約俾分其功外柱以巨木上加枳柁內橫木木下土石實之背施大石以通行也次年春始訖役塘完門固潮雖怒而害止矣雄城屹屹平疇灼灼河水環帶斥鹵有秋連數年瀕海穀價不至騰踴者非塘之力歟嗚呼斥鹵之不宜田踈土之不宜城也久矣使彼屯此農大享其利者非良有司歟屯者日記於城農者日記於鄉諫曰春秋弗地則不志記於塘以俟郡乘者

重建孝善坊記

宋孝子連世瑜母死肖其像事之甚謹世瑜卒妻方氏復事之如世瑜在

日有司上其事旌表之即其里樹孝善門初孝子居

橫山名下馬洋以銜命使者所駐也後子孫遷於南

十里名新市門從宗祊乃樹其地既又遷於新市北

也旌善之典在有司故事遺落漫不經意奚以激勸

弘治甲寅冬提學伯通吳公按邑連之子孫宗策者

率族人白其事吳方以學行厲多士即令於邑長曰

是所以敦風俗爾有司毋怠忽連年執縣篆者更代

不一事竟緩壬戌節推何公鼎領憲檄來蒞縣詢諸

故老得孝子事閱其墜也無以彰前修垂後法令吏

舉其案又不欲賦諸民懼其費之不充也乃召連子

孫計之咸曰前是數年家已具二石表矣復擇地以

積其址所少者瓦甃棖楠梁棧丹堊之類耳何曰費

既不廣可以不賦於民而辦乃卜以冬初加舊扁於

新門樹於族居南面孝子祠堂側先期宗策過諫請

託因出宋相劉蒙川黻所筆三大字元秘書監李五

峰孝光所作記字遒勁俊逸類晉人文之峻潔類南

豐二公聞於宋元也舊矣去今數百年詞翰流人間

者雖鄉里亦罕見焉惟連兼有之斯足多也蓋孝子
大行鄉後進不敢自愛之力焉爾連之子孫居今鶴
峰者數百趾皆孝子後孝子墓
在橫山祠在鶴峰新立門址側

陳公相修建尊經閣文昌祠記

郡學大修於萬歷己卯時鄉賢大叅王公叔杲

實經度捐鉅貲圯舊更新規制閎麗矣文昌祠猶未

建也予奉命來守是邦以時較藝課諸生於學宮亟

圖創之而尊經閣且漸圯又不可以不修顧兩役並

興所費無算時詘舉贏工未易竣子方籌畫於表光

祿署丞王君慨然任曰此光美先大夫志也我侯興

文造士夙夜孜孜光美叨沐教育敢不仰承德意請

就閣為祠其上以尊經其下以祀文昌庶事逸而功

倍乎予首肯之即鳩工聚材罄其址礎撤其翳蔽易

其朽蠹巍棟飛甍重屋而虛其中洞門周垣方廣嚴

闕堂廡翼如庭除殖如檐櫺豁如寓創於因頽墜頓
舉約費白金三百兩有奇以其羨葺一亭架廠屋於
明倫堂之露臺蓋王君視是役不啻其家堂構然故
不日而告成事諸生踴躍於奮喜色相賀予齋宿率
郡貳朱君之楫倅王君錫命理朱君道相釋奠祠下

隨躡梯而升閱經典於閣上細帙牙籤朱函而金鑰
 儼與其下神像並尊四顧江山環互如繡九斗星羅
 文筆標雲如拱如對天造其勝信乎可以安神靈而
 萃風氣也已嗟夫皇王之道具載六經聖師刪述若
 揭日月於中天而文昌六星炳耀紫微躡而為神皆
 元化之精英五宇宙而不磨者士能窮經學古志操
 不詭於聖人則啟思翼行神必降祥而助之順固定
 理也東甌文獻名邦古稱小鄒魯國家以學校育材
 以經術取士明聖迭興人文日盛大魁元輔彪炳後
 先豈偶然哉夫鍾靈者地翊運者神而蘊粹樹鴻造
 福蒼社俾桑梓增重永錫明神之光是在諸生而已
 矣於是司授馮渠司訓趙大陰鍾仁寵李奉先周之
 才暨諸生周子恭王文英等謀伐石請予記之子深
 嘉王君善繼先志好禮而篤於義足垂示來禩也豈
 敢新於言工始於辛丑十二月望日竣於癸卯八月
 望日記勒於甲辰七月十日蔡君倫魁沈君宗舜皆
 以倅繼至樂觀其成而贊予風厲者
 則永嘉令姚君永濟也得並書焉

侯一元永昌堡記

夫履平思坡圖險於易陰雨未形而
 桑土是營寧非固圉之上猶而濬哲

之長算哉又况害漸既芽剝牀以辨形勢已效者乎
 蓋語有之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然而可與樂成子於
 兩王子之堡永嘉場而喟焉歎夫創始之艱而永終
 之不易也故曰哲夫成城又曰衆心成城微哲夫固
 不能以附衆而敢之役而非輿情之協也即哲夫之
 策有撓焉而罔與成功則斯堡可睹已堡城四周凡
 八百六十丈有奇高二十有五尺厚半之以三面距
 河中引二渠按方立門水陸各四樓櫓周廬闔橋
 道靡不敕治井井繩繩屹為一方巨鎮咸謂縣治無
 以過也起嘉靖戊午冬十一月至明年己未冬而城
 成約費金七千兩有奇始議助於公數千金既而以
 時誦多不酌其經費補苴蓋悉出兩王子私帑略不
 色吝然伯子西華君方仕在朝獨叔子賜谷總其計
 凡出入盈縮丈尺進退餼廩登耗之數悉稟叔子一
 人埤益填委應之裕如盡選族之能者數十人分職
 其事而授之算比考其成與始所畫不爽鎔錙吁其
 難哉蓋東南故無堡也列戍聚兵助自國初久而士
 馬剗傲無以待敵歲存甲辰倭虜始作及歲壬子則
 寇愈張往往深入虔劉聚落官兵嘗之輒折而北而
 永嘉場者吾溫之奧區也地方五十餘里南阻梅山

北距茅嶺東則負海魚鹽萬井衣冠萃焉而當寇之衝往來常目屬之於是王子之諸父仁山公從弟東華大夫相與倡義聚鄉之子弟而肄之兵身編戎伍先登陷陣寇來輒不勝去至擒賊斬首虜俘其舟以歸當是時永嘉場軍聲號稱長城矣又方恃沙城為固沙城者故亦兩王子所倡築也以內蓄饒外扞敵延袤瓦於海上眾咸以無虞而王叔子獨私憂之曰敵不可易勝不可狃今夫沙城以一面拒敵敵少可耳多將繞出吾後彼執兵者見其室家輜重且俘於賊必人內潰而自救此危道也夫兵未有不先固營壘以待敵者也故不若相地據險而為之堡俾進則攻瑕退則守堅不亦可乎時眾莫有應者而王子之從下煦獨領之無何歲在戊午寇果大至諸倡義者駢死萬室焚如眾於是追前議蓋莫不智王叔子也

會王伯子亦以奉使至家於是鄉人相與請兩王子曰若肯竟前議為盟主乎皆曰諾時王叔子當會試南宮即輟不行獨孜孜與煦經畫其事又以城立非得有司者治之不可王伯子還朝則又疏請徒鑿同巡司堡中事下行省議獨徙巡司於是啟開鑄鑰始有統矣蓋王叔子相地取險可守雖其室廬盡斥

外之故人咸服其公堡環圍多空地可屢則價自倍因計畝出直以助經費則財不匱故人咸服其知試南宮進取厚資也不就而就鄉井所急先義後利故人咸服其度不煩官不擾民不久淹先事而殷憂後事而周防故人咸服其算維時監司守土諸公共嘉與之咸躬親勸相上下交贊馨鼓弗勝蓋一期歲之間匪棘匪舒而奄觀斯役之成焉豈不亦偉哉於是王氏諸生謁予請記予惟兩王子之伐誠茂矣不世之績亦既有倣顧所當圖惟其終也敢率鄙衷以告堡之人夫開國之初倭嘗大入為中國禍甚慘然毆去即已金痍旋復民未病也宏正之間薄海晏如豈無狡焉闖出邊關交通島彝為亂者哉顧其勢有不

得逞則以間閭均平人樂其所故難動也詩曰維昔之富不如時夫倭寇非有嚮導不來嚮導非客戶必土著之民土著之民非有毆之則不去而毆之者非虎冠繭絲之吏則豪右并植之民也厥有由哉孟氏有言地利不如人和故城非不高而有不守粟非不多而有不食若春秋之書虎牢書莒書梁是已夫國有司之事尚矣吾願居是堡者必講信修睦振窮恤孤俾富者無務奢貧者有蓋藏合斯堡如一人合斯

人如一心於以捍圍待敵則無城而固又况蠢蠢言
 言者若斯之完繕哉吾聞兩王子故嘗置義田行族
 約蓋自其王考橋翁考崖翁時已積功累仁望於吾
 郡至兩王子愈顯敦睦之風夫既有倡矣其自今於
 萬斯年子子孫孫永觀
 斯堡之固庸書以為記

重修磐石城記

夫介胄易虎兕而袒裼則憚於蚊蚋
 非以捍衛有亡哉傳曰甲不堅密與

袒裼同然則高城深塹固三軍之甲冑也條侯堅壁
 則七國坐敝苜蓿城無備則三都以隳故勝莫若守守
 莫若堅壁兵之大體然矣又况治彝之畧尤上守嚴
 猶匪茹而城朔方古法則然哉磐石衛城肇自國初
 當洪武之二十年歲在丁卯遣重臣行海上視要害
 置戍以備倭而在吾溫則磐石為尤要江道所從入
 郡門戶也顧其城庫而不堅往聞永樂間倭嘗大入
 支邑特以疑兵綴城而城能兢兢自守彝中歌之曰
 不畏磐石城所畏磐石兵蓋是時天下初集也上重
 於勞民城草草矣而士經百戰則有餘勇城以兵固
 有以也今兵則有間矣而城日圯乃者嘉靖戊午賊
 來直躒城向郡又躒郡向枯猶謂海曲有守乎於是

郡中則大治兵鑿彝彝創而喙去患乃稍息顧前後
 諸公咸現是城以為不治則士終不固寇謀不折而
 卒未有能竟治之者以費鉅又以海幸無事民瘡痍
 慮無動為大耳固未暇遠計事則若有倭時則若有
 需積十有餘年而值今兵憲查公以推誠綏治循名
 責實暨厥察屬成底廉平諸將校分曹厲士水艦嚴
 兵守常如寇至膚功屢奏遠海晏如則斯城也宜若
 無復事矣乃查公不忘萬世之計陰雨未集而牖戶
 是謀於是乎大治磐石之城撤故而新甃密石焉崇
 於故四之一厚一且倍之以乙丑秋九月鳩工明年
 冬十一月竣事夫置城以固圍使壯士不得匿形而
 蓄力是城不為城也置衛以難賊賊來而不能禦賊
 過而不能尾是衛不為衛也斯公之所為責也城修
 而衛壯矣名實相副百世之利也顧今東南之事尚
 有類是者夫國家立法定制至悉矣非有遺缺以俟
 後者也特在於振舉而補之振其緒使復張補其逸
 使復完要以不失其本如是而已唐之府兵久而空
 籍則變而擴騎租庸調久而浡則變而兩稅皆非也
 蓋法有不舉而無不長名有不副而無不正今法使
 民出租兵出力兵有籍租有儲非乏也已則民為兵

焉已則有戍戍又有餉焉此兵不為兵而農不為農也夫贏卒可汰也餘丁可簡也教肄彌文非其練可更也損兵之法過重而難用可消息也土哺不時以租不入吏不時予有蠹之者可法也而籍兵不可虛置也租民不可重稅也戍民不可久用也厭襍襁之勞樂芳餌之得與之農越之兵越之氓閩之士其日久矣此亦城不為城之類也如今當寧一日聞公之政大異之方叔召虎之任其所為壯猷宣力者舍名實又奚以哉

陸深鴈山圖記畧

古稱山河兩界南界盡鴈蕩山山高四十里頂上有湖方可十里鴈棲之故曰鴈蕩袁采云鴈蕩山温州樂清縣東北山之通名也去縣九十里山純石沈存中云諸峰峭險峻怪不類他山當是谷中為大水衝激土盡去而石獨立爾采為圖序總之云東西四谷西外谷有寺四曰古塔靈雲寶冠石門其流水自大芙蓉港出纜嶼其路平夷西谷有寺七日能仁羅漢飛泉普明天柱華巖端鹿其水自峽流筋竹澗出清江皆峻嶺自石門來者曰東嶺自芙蓉來者曰丹芳嶺自筋竹來者自飛

泉嶺達於東谷曰馬鞍嶺東谷有寺四曰靈巖淨名靈峰真濟其水自峽流白溪溪上有路通白溪驛東北有嶺曰謝公嶺達東外谷谷有寺曰石梁東北至雙峰以達黃巖左有谷曰南北閣北有崇德寺水自蕩頂分流鄭向文云古樹老藤蔽虧天日林巔葉隙時見異峰餘波洩注流為飛泉高出雲霓懸瀉數道鴈山之大畧如此余聞之士人言秋遊鴈蕩以南土溫溽春氣氤氳有奇毒瘴至草木黃落方可入予將問途有告予者曰鴈山循崖而南百里如畫自樂清道自河芳林逾窰舉過長嗽原經古塔本覺寶冠石門諸寺出白溪驛謂之右路自黃巖由白若嶺入石梁過靈巖逾馬鞍至能仁出長嗽抵窰舉謂之左路馬鞍嶺其分界云東谷之峰五十有三西谷之峰四十四有八謂之百一峰有泉五有巖二十九有石三十三而石行廊為勝有潭七而沐浴為大有洞十二而道姑為古有溪四而四溪之水為會有嶺七而丹芳為峻凡四十九盤有障二而平霞最華有橋二有嶼二有閣二即南北也有庵三而八扇為雅有亭四面着不足為奇堂一日資深遊人之所有事也余性喜登臨中歲行萬里而勝處必往常至天台獨於鴈蕩有

眷眷焉今老矣乃畫為圖聊以資臥遊之適因考論其概為記近時陸文量以藩叅出遊具列形勢謂西湖諸峰為劣至登平霞則獨立四顧疑非人間世也潘三峰御史加品隲焉謂有勵坂有空洞有雄渾淵澄灑援如介空洞如通雄渾淵澄如旁行不流各舉其人類之又出丹青談笑外矣皆有關於茲山因并之記

劉康祉仙巖觀梅雨潭瀑布記

予與友人周君王君以初十至仙巖連日小雨

比進艇天已小霽泊舟之際則大晴斜日在林萬山盡紫好風飄然長松濯濯予急趨梅雨潭觀瀑布瀑布稍壯愈於前四歲所觀矣而石所受瀑處猶稜稜自見水僅從數級中跌宕而下非能直瀉也予意猶未快連日晴連視之水乃益縮澁小雨則小壯然未復舊觀後數日大雨十餉山齋中如坐龍門上砰磕之聲震耳意其有奇而為雨所制午後雨少微乃賈壯往出松逕數武悲流易而嶒岈野水如海奇矣趨上山山不一再折水乃大奇益潭水所走虎溪道也水自潭下瀉行絕壁間峻滑隄暗不可窺既數十步

乃得大徑平鋪如砥兩旁巖夾之勢稍昂於內內水急欲外趨外石抑之俯仰相爭涌雪沸金三人狂呼稱快而為水聲所奪拍肩大語相顧哀爾無間也快賞讚叫媿媿不能舍而遙望瀑布縹緲虹垂林際乃舍之而上天靜無風蘋末不動潭口草樹獨偃仆如壓則瀑水急下未及受激波濺沫所鼓盪也予三人近前亦不得少立時予衣短衣躡雙屐意其為累乃悉捐去之科頭跣足攀藤蘿而往纔至洞口沫雲然如蒸口目不得開身搖搖焉幾為水風所吸匍匐從故道出登巔上漱玉亭視之亭俯下若井中去水二十仞而紛沫直迸高出數丈不知潭中作何狀其奇視下又倍蕪焉意極戀之而以水所淋漓如没人始上背膺皆洽又觀瀑之次日雨已霽然水聲澎湃不可留也遂歸又時時撓夢趣也爾日予方沐意欲晞髮焉而又慮其雨歇水微將失舊觀也乃被髮趨詣之至則瞻岈之聲如故而風水之所盪湧沫之所溢已衰於昨日矣洞口草樹亦稍稍作折腰態不至首拂地也予乃知其頗可入遂攀援而進顧須臾得襟塞口鼻與湧霧相抵冒乃得進立瀑布下而猶未得張目觀也目大張則為沫水所激射僅僅少舉睫

藝文記

竊睨之震霖滂翳障吾目境如坐重幙觀積雪而金
 鉦鼙鼓數萬聲震於其旁瀑水大數十圍奔放而下
 蕩決自如無敢撐拄齟齬之者稜稜之石皆沒不見
 矣單衣流液髮濡濡如新沐予蓋十餘詣而瀑之勝
 始盡時連日事登陟或蹴行或躡屐攀羅葛踞沉苔
 與水風力爭而目纒一快歸卧山齋喘喘委頓顧自
 謂奇游勝賞把袂
 相慰勞無言疲者

王叔果孤嶼記

甌郡環九山而城志稱九斗城北枕江
 中之山浮大洲為孤嶼有江心寺嶼東

西初兩山分峙中貫川流為龍潭因名中川川上小
 山即孤嶼也兩山故並初禪院樹塔宋時有蜀僧清
 了說法相傳龍化人來聽了隨投土石空潭聯兩山
 初今寺東西相距三百餘丈距郭里許云江心故插
 榿為塘歲久海潮衝嶠子弟賜谷子乃鑿以石中為
 廣埠登埠入寺寺鉅麗甲於叢林故有門廊及鐘鼓
 樓頃廢子弟為建之金碧璀璨沙門之左為文山先
 生祠宋德祐中先生航海求二王至甌有乘潮一到
 中川寺之句右為卓公祠祀皇明戶部侍郎卓忠貞
 公敬公死靖難初私祀郡里後擇祀於斯以配文山

再右為孤嶼亭越亭數武為澄鮮閣由閣折而西為
 西塔距山俯江勢巉巖如焦山東塔則盤紆巉嶮望
 掛綵諸峰如挾浪浮動僧廬環塔外波光搖漾翠色
 空濛若蜃樓起海上焉凡山水名寓內者得詭異則
 奇得名賢則重蓬萊方丈為神仙窟宅世固以奇目
 之若忠臣偉士生死關於元化所托跡降靈之地風
 流不泯後之人想像慨慕彼山若水遂以擅名千古
 毋論方輿紀載即吾鄉耳目所及如子陵祠於富春
 武穆墓於西湖識者謂桐江一磯維漢九鼎鄂國一
 邱表宋于秋此地之重以人者奚羨奇也孤嶼類仙
 山所稱清了說法與文殊幻現戒龍諸語概於詭異
 而仰止先哲一以流寓廟食一以桑梓錫祠英風遺
 烈若御洪濤而行天日障迴瀾而屹砥柱江之山水
 增其高深視夫峰泉澗壑獻靈標異者殆殊矣嗚呼
 大千曠劫陵谷遞遷自有孤嶼以來佛廬臺榭其與
 而廢廢而興者吾不知其凡幾獨忠義在人心萬古
 不死而尚友論世莫不觀感而興起也其輕重豈不
 較然哉子林居多暇日過江上且幸諸廢具舉有所
 托以不朽因撮其大都為記將以貽之大方
 采而志於名山庶知孤嶼之所重者有在也

仙巖記 永嘉之山惟大羅山最鉅磅礪數十里其西
 境其寺建自唐貞觀僧慧通者後廢至宋富民陳七
 宅茲村忽聞地下有鐘鼓聲遂捨為寺時有僧安楞
 嚴常騎虎出入號伏虎禪師大興法塲宋儒陳止齋
 先生讀書其中朱晦翁亦常來遊大書溪山第一四
 字茲山三面環抱惟西口空內有小溪環繞梅潭水
 由此出外通大河往年可入小舟今沙石淤塞矣寺
 前石坊舊額止鑑空伏虎二大字已失去今中書舍
 人趙性魯直扁書仙巖橫扁書天下二十六福地由
 石坊轉入為虎溪橋覆以亭旁有繫虎石橋之南屹
 然而聳者為慧光塔昔傳有銀滿飛燈之異其東畔
 列石幢十餘座故有僧舍名外庵今廢度橋而北則
 止齋祠在焉乃瑞邑尹劉畿重建前有亭扁曰流芳
 則寺僧道意為劉公作也祠後高峰數十尋翳以蘿
 蔓望之鬱然為積翠峰由止齋祠東行有沙門有佛
 殿則國初鎮守內臣重建者甚宏偉歲久敝壞今漸
 圖新焉而獅子峰臥象山則相為環抱大殿東行數
 十步意上人新創一庵門扁叢林佳趣前為方丈後
 為清虛樓樓後駢植花卉亭面之曰挹芳瑞平朱文

二令尹捐貲所構改曰超覽庵門外有亭相並坐其
 中則雲峰森列予題曰叅雲榭左方有舊庵今改為
 安禪之所由舊庵東轉折而北有門翼然懸晦翁所
 書溪山第一扁前行數十步為嘉樹臺以古榕樹根
 盤崖上重蔭交翠其下甃石為臺臺之東為流觴亭
 亭八角水環繞流觴仍注於池池周圍數十尋多植
 白蓮名曰白蓮池泰順歐尹益資寺僧作亭池中而
 問名於予予命曰憇蓮出流觴亭循崖北行躡級而
 上為翠微嶺嶺側有石如屏刻唐吏部侍郎姚揆銘
 嶺下俯見澄潭志載有三仙姑謁安禪師一語而悟
 入潭化去因以名潭前為仰止臺以仰而望之則止
 齋讀書臺在焉臺表西崖高處有石如砥方數十丈
 旁鑿小石孟注水盥手則止齋舊蹟也由仰止亭北
 行乃入梅潭正路又折而東崖谷甚異有洞如室盤
 旋而通梅潭名通元洞洞之背有亭少師張文忠公
 孚散建名澤潤亭亭之前即梅雨潭潭之勝在此山
 為最四面巖壁削立瀑水飛洒潭中空濛若細雨然
 潭口兩巨巖相倚中開一空向背亂石堆塞今砌石
 為磯正面飛瀑名曰歎玉磯可列二卓坐數人在磯
 上對瀑如處竈門引首自內觀天也潭之四周崖壁

奇絕昔傳有昇仙其上者為昇仙巖又有振玉亭在潭上近西與飛瀑相對乃今瑞邑余尹世儒新建越潭之東崖稍循澗高陟為三皇井煉丹井黃帝池其義未詳蓋幻迹云再上為雷潭潭深窅莫窺其底以巨石投之若雷鳴又有龍鬚潭在雷潭之上水循崖而下如懸布或以黃帝乘龍飛昇有鬚墮故名由潭西登則有白雲上方庵乃憲上人所構即伏虎禪師庵故址庵僅一楹望之如斗大而延賓禮佛入定各有其方至庖厠庫湏之屬亦罔不備憲上人之經制巧矣初上人於此入定三年不出戶了命其住持仙巖寺始下山庵之上為玉函潭去梅潭約二里遊人率至此而返山漸高峻已為仙巖絕境矣

蔡芳遊南鴈蕩山記 東甌鴈蕩為天下名山山有二其者難焉遊必秋秒冬初是以尤難乎其時去年丁丑邑大夫前給諫馬君約在今重九乃決策夜半放舟抵城南黎明出南津亭西塘河十里外山翠如潑過荆溪舍舟而陸至前倉看鳳山巖石乃餉於寶勝寺潮來發棹抵詹家埠乘月行二三里許至逕川懸知覺寺明日雞初號鐘聲方盡遂出寺不數里過水

頭前見數岫遠露如抽亂笋如架筆格如橫修眉爭獻奇狀又前過溪流駛多抵石不可以舟就輿馬上以渡凡歷三溪始達其境左畔山際有時石斗絕表裏天光通透人謂石門樓稍前見三巖品列如屏風狀嵌於山腰乃步循山麓右折而行有兩巖相距當其前高數十仞如開兩扉人謂石華表是為入蕩門戶其巖石之小者如芝房如珊瑚皆有玲瓏七竅可觀又盤旋澗道里許抵石柱寺山有洞四其西洞尤勝乃步自寺後草徑歷磴而登夾道篔簹萬箇晴日篩光鐘聲清遠響落翠微又陟蹬凡再折抵洞前遂穿草庵中坐傍有木杠橫度可入洞口側又為欄以扶乃緣之而進其間豁虛敞徑數丈而深倍之可羅胡牀數十有仙姑像石鑿有泉滴點墜槽中俗謂仙姑浸苧盂旱澇不盈涸直後穴稍仄探之黥暗莫辨物色試作鳴鳴聲如盎缶中語直前有高穴光明為月牖乃攀而出之以觀其外復從月牖入洞中將御衫從左旁孔穴出不果復從故道出焉洞前遙看僧穿巖上峰頂合掌坐眾相顧以為危既而僧引觀所謂石梁者踐茅筏跡僧武可半里得其所兩崖峙立長亘數十仞儼若城壁上有石梁跨焉仰視之如

飛虬駕空雄兀可畏倚崖底平望蒼翠遙遙自外入
 俯臨絕壑窅如萬丈深井神驚膽掉不敢正視遂走
 入石柱寺馬君已先在矣出行厨共酌乃出寺渡澗
 而東觀巖下秋水淼沉凝湛旁盼諸峰或卓筆或虎
 踞或栽冠或鰲頭或天馬步驟皆可狀獨一峰上插
 霄漢馬君號之為最高峰予欲訪明王峰頂鴈湖不
 可得潛步嶺而南求之踞棋盤石坐有一叟自林間
 出顧問之曰此坐者仙人巖也西畔為道士巖俱猿
 狢所居不可以往餘非所知又南行數里無所問途
 乃回下山晚色蒼然趣與馬疾行度溪而北改故道
 緣大麓歷平原返智覺寺明日曉起賦詩而別坐埠
 頭候潮平發舟西折順流而東回顧昨所遊山漸小
 漸淡宛在西南天際若不能釋然於懷夫吾邦有此
 勝蹟而不使聞於世是果誰之責哉故遊之又復記
 之

國朝

范承謨重建仙巖寺記

予奉命撫浙以歲庚戌春
 巡行甌郡歷下邑舟出永嘉界

十餘里為安固地見有崇山鬱蔥林木層聳奇峰峻
 峭回合青冥知其中必有名利有異僧存焉詢之為
 仙巖山乃宋賢陳止齋先生讀書處也夫束甌昔稱
 山水郡此非其表表者歟予乃舍舟登崖遵野徑度
 虎溪橋入山門有僧整衲雍容神情淡穆揖予而入
 則天目和尚也天目為雲間名家子生有夙因勿即
 辭家受具哀然為天童法裔遍游名山南至於甌躡
 蹠於仙巖而駐錫焉予時少憇起而環矚寶殿煌煌
 兩廡翼翼以至若禪堂若方丈若藏經閣若鐘鼓樓
 飛甍繚垣靡不轟轟軒軒整飭莊嚴美哉紺宇鼎新
 蘭若之觀偉矣至問其檀那為誰則曰先是永嘉方
 伯王龍友遊屐所至目擊名刹破壞佛像淋漓特招
 僧性化給資修葺徐圖募建乃未竟其志而逝未幾
 果成廢基矣嗣而潤州司李王玉叔與其兄比部玉
 伯廣文玉仲念及先志遂為倡首焉更為之乞緣於
 當路而且龍藏有請輝巖昭壑榮施斯山不少而天
 目一瓢一笠近自栝婺遠暨江左所至飯禮向化諸
 宰官善信普齊道念輸財赴工如水投壑亦神矣哉
 徐而和尚以名勝詔予遊予乃登山躡嶠歷三皇井
 及五潭諸勝而于梅雨潭更低徊不忍去焉循寺側

而東有巖曰積翠旁為陳止齋祠地而復新亦和尚
力也循巖數十武入垣內有積翠樓則司李之別墅
也環山楮水竹木森茂晚予得一宿焉此一緣也而
和尚以記請予日記遊予事也而為仙巖重建記則
我為蘭譜表章又何能辭按道書仙巖為天下二十
六福地寺昉於唐貞觀中禪師歸一首闢荒山為宗
風倡至宋為安楞嚴禪師道場即破句讀楞嚴者又
伏虎著跡亦曰伏虎禪林嗣後代有名繼若景純寶
誥活石鑑空諸古德有參史局著作者有賜紫衣還
山者班班可考也先是屢興屢圯檀越不一其人乃
者天福名山泰運重啟一番大作用又屬之司李兄
弟矣昔王司徒兄弟聽講毘曇經妙悟立解遂捨宅
為寺退哉卓舉為禪門功德吾以之方比部與司李
不有合乎而和尚之成此舉即其徒眾皆龍象侶也
虔共爾職各奏爾能為功於寺亦
不淺已因記事而并及之是為記

周茂源重建仙巖聖壽禪寺記

凡嶺以東王侯貴人洎
橫日之眾咸崇信西

方聖人之教花氏宮綿互震且不翅千百禩於茲矣
永嘉禪宗歷稱最盛日月燈所四照迴溪復嶺間靡

弗左鵬耆右雁王也仙巖為道書二十六福地利昉
於唐貞觀中後楞嚴安禪師任山伏虎又名伏虎禪
林嗣景純瑤誥活石仲謀鑑空諸古德累賜紫衣有
參史局著作者蘭奢高座豈不繩繩罔斃哉顧歲久
臘深漸成傾圯近且安羅卒菱香海為枯舊寮不存
兩楹二三老苾芴難與猿鳥爭粒粟復挈軍持行耳
時有盛衰事有興替世出世間皆所不免求夫建人
大寶幢羅帝釋珠網紹隆緒啟鴻基者必福慧圓通
道高行苦之人是賴天日大師雲間名家李氏子夙
因再來幼即辭親受具參學未幾頓悟上乘哀然為
臨濟裔孫天童嫡裔蓋久矣首淨名而推龍象焉瓶
等所至感慨係之謂吾釋子仰報佛恩當具彌天法
力而不辭苦難荒高山相原嶺筆路藍縷以誅荆棘
豈必有國家者事乎然僅披一罽賓毳衲手操竹如
意行游說法而效須達布金者日眾會寺廢址數易
至而歸郵耶王氏玉伯比部廉知為桑門故壞舉券
還之師益擴其疆一切鳩工屬植倍於貞觀之素從
本朝世祖皇帝庚子歲諏吉始事迄
今上龍飛四載厥功告成先法堂次齋堂禪堂次方丈次
寮房次鐘樓次藏經閣次大殿次三門其他庖湍障

概以至擇木館賓之舍無不櫛比塗茨堅甃繚垣誠哉紺宇聿新而叢林美備矣億予待罪括蒼師嘗過訪偶題募引以作聚沙之助適龍泉一善信刊木三千章以獻雖僅充枿櫨之用殆權輿不可忘云茲予樂觀大成來謁師復興玉信氏宿維摩之室述厥工之次第與開上之異績屬予記之而其季今潤州司理又典氏傾月俸錢與龍藏至從此琳編貝葉光燭獅巖雷瀑之交不亦諸品無漏而覺悟無邊也哉昔司徒兄弟聽高僧講毘曇經立解妙諦繼乃捨宅為寺僧彌法護遂稱迦葉金湯今比部與司李昆季豈遜司徒王簿得專美於前也耶又寺側有陳止齋先生臺朱晦庵夫子嘗過而講道陳祠益不可問矣師乃百廢具興不以為無與我緇錫事而姑後諸斯更賈徹三教而於大九州之內演化於不可思議之域者也予雖不敏樂濡筆而為之記

王維夔仙巖別墅記

浮屠之居半天下成化間毀其非道書稱二十六福地由來舊矣剝之右有茹芝館吾先伯西野翁暨吾先君子西屏翁讀書所也百餘年

來堂構無恙比經兵燹寺燬珠髻銅趺幾盡泯於寒煙蔓草中予過而憫之因徙舊館之基以圖拓厥宇集諸檀施首其事時往來斯地高踞積翠峰頭則見溪流瀉綠塔影摩素古松鶴來細榕石裏欣然樂之每念茹芝之館先人遺澤存焉計將移築數楹用存故蹟乃有志未逮者久之不謂天日和尚已先獲我心也間為闢峰下片地剪草薙茅籌畫其槩揖予而請曰莫為之前雖美不彰莫為之後雖盛不傳曷不更新小築重輝世德乎子曰善善夫三教者昔儒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奈何末世精舍化為豕牢而一二潔修之士求把茆蓋頭不可得是故創興壇宇者高僧之志也雲物為几案江山供嘯歌者貧士之樂也高人戾止地以人傳者尤山靈之幸也因囑瑄兒勉力成之由是朝經暮懺清磬踈鐘醒人蕉夢冷然八耳致足樂也紅塵匝地何如青山一樓南面百城弗若北窻片枕和尚真先獲我心哉不寧惟是且俾後生輩得以肄業其中於以德成人造小子而吾家先志亦庶幾其不泯匪細故也夫豈一邱一壑徒侈遊觀已哉用敘其巔末為誌

唐傳銑五老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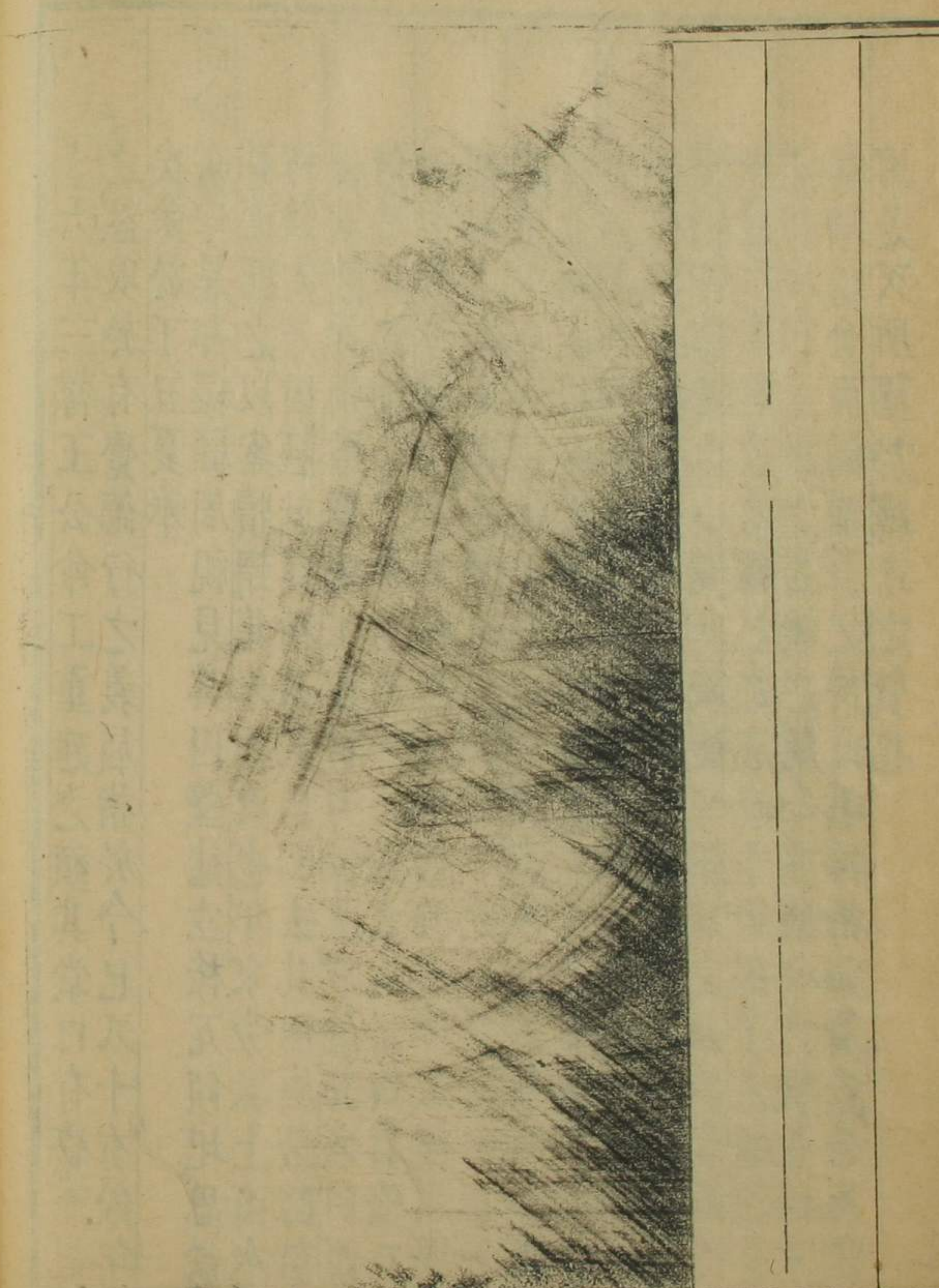
宓子之治單父也父事兄事若而人
 蓋宰於一邑之事有不能周知者矣
 維父若兄輩能切而詔之日何者利當與何者害當
 除又其人齒德尊而閱歷諳與之深語且曰自來令
 吾邑者某也賢吾邑尸祝之某也否吾邑咒詛之因
 是而更昭勸誠發人愧悚此吾特設五老堂不時敘
 語以為快也顧其特設於梅溪王公書院之側者抑
 又有說少陵不云乎不薄今人愛古人梅溪公古大
 儒也五老非猶今之君子乎今試觀白髮皤皤戴儒
 冠着法服雍容進退雖片辭隻語皆法言也矧余慨
 夫樂邑中有無情健訟者矣問五老之家聲曾有是
 不忍鬪爭而糾紛不釋者矣問五老之家聲曾有是
 乎夫果無是也是即可為鄙薄者勸五老者誰庠生
 徐詡字彥偉年八十一歲庠生趙琛字子賢年七十
 八歲庠生趙文徽字嘉猷年七十七歲庠生趙圃字
 仁苑年七十四歲庠生林國熙字光侯年七十三歲
 題五老者誰五十一歲
 拙令楚南唐傳銑也

李琬西射堂記

東甌郡署之西偏有射圃焉中有堂三
 楹夾以兩廡創自何年志無可攷康熙

簡命

十六年三韓王公命工重建之額其堂曰有覺而記
 之蓋取於有覺德行之義屈指於今已八十有餘年
 矣余於丁丑夏奉
 來守是邦環顧周視見其四壁徒立椽瓦傾圯思欲
 葺而新之以案牘瑣集未暇及也年來旁風上雨木
 朽難支乃因陋就簡稍易其舊制去其兩廡蔽障前
 後洞然為捐廉橐鳩工庀材月餘落成屠其名曰西
 射蓋以仍謝公之舊名而於公餘之暇得與賓僚口
 縱項發弓燥手柔角逐於此則康樂遺風庶幾不泯
 顧射之為義載在禮經而孫武子之論射亦曰志正
 體直夫心正則氣平身直則體肅本此以持身則德
 行立推此以治世則禮樂興登斯堂者誠能以正直
 之心為本則事上接下臨民聽政百務紛投審的而
 發將必有操券而命中者彼夫矍圃中公罔之裘序
 黜揚解諸語與小雅所載發的祈爵之詩大率弗越
 斯義矣夫射固各釋已之志也予因孫子之論而有
 感於居官立政之義後之觀今亦猶今之視昔倘不
 等諸傳舍而嗣而葺之於此哦抑抑誦賓筵希風謝
 客是又所望於繹志之賢也



宋序

留元剛永寧編序

是編非取夫捷也

劉說誇詡形勝而

觀敘州自晉以來守凡幾人孰督
初以來作者幾人孰先孰後熙寧
於古否建炎而後所增稅賦安於
便役法何為而病是非得失之迹

而後所易兵制善
民否水利何為而
廢興沿革之由安

危理亂於是乎在一言去取

朱熹代劉梅溪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

以為病而孔子亦

特為小人設耳若君子則何難
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則必
必柔柔則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
子陰為小人其所通幽明之故
百世不能易也予常竊推易說以
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

戒然以予觀之此
知之有哉蓋天地
明明則易知凡陰
作易遂以陽為君
類萬物之情者雖
觀天下之人凡其
如高山大川如雷

運之為惑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為祥
 洪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蝨如鬼蜮狐
 蠱如盜賊詛祝閔茲狡繕不可方
 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
 之微無不發見而況于事業文章
 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
 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
 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
 朝得故叅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
 所立亦異然其心則皆所謂光明
 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見於功
 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求
 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幾幾乎此者
 策廷中一日萬言被遇太上皇帝
 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
 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
 初即召為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
 必雪讐耻為已任其所言者莫非
 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
 意焉尋以邊兵失

律廷議不成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為數郡
 布上恩恤民隱早夜孜孜如飢渴
 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
 政隆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孺子亦
 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為詩選
 如其為人無所浮靡之文論事取
 宏闊骨節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
 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
 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為歸
 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而為之也
 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
 無所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
 之士聞其名謂其言觀其行而得
 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盛
 其極口不過以為迂濶近名不切
 儼然者則不能毫髮玷污也然則
 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
 數十百篇守審及變則又適在葛
 嘗新其祠宇以致款慕之意蓋亦
 之必為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
 知之矣予昔官中

秘直西省皆得與公為寮辱公知
 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
 感慙欲歎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
 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其
 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
 故子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則
 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生
 凜凜初未嘗隨死而士也以其
 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
 勤事愛民為職內外交修不遺
 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強學
 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
 呼其亦可
 悲也夫

顧甚厚及來守建
 官府下相與道舊
 篇屬子序之子蓋
 今其官莫侯子齊
 錫取以志其墓矣
 于篇端以告天下
 陳暢洞達者言言
 私起儒而相與師
 為忠仕州縣則以
 力使君德日躋於
 真右恢復之勢則
 無恨於九原矣嗚

陳傅良進周禮說序

王道至於周備
 下勤恤惟日

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處心積誠
 祚訖於暴秦畧如其言是道也惟
 周監於二代郁鬱乎文哉我從周
 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

矣周之作誥曰
 天命不若有夏
 庶幾兼夏商之
 孟知之孔子曰
 益子亦曰周公思
 自夏商用之至

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
 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為彝服鎮服
 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殺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
 周文弊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天命
 之難謹非兢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同然非惻但不能
 懷也文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
 至刑人殺人劓別人君臣相救其敬甚懼服念誥教
 至於旬時至於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
 故舊成役之際徒一豆鴈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
 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
 樂之即咏歌嗟歎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即戰戰焉有
 憂色此非有利為之也畏天命焉耳嘗緣詩書之義
 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志考其行事尚多見於周禮
 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并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
 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
 悉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為興王
 頗采周禮亦無過與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
 盡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
 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鎮
 制度文為雖非周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

聖浸以寬大任子及子興姓取士及於特奏養兵及於刺員甚者汗吏有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子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外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斷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老師宿儒發憤推咎以為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餘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宮至論上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夢語各四篇而為之序如此

曹叔遠止齋文集序

趨於一披別文義躋藉衆糾究明帝王經世宏模而放于秦漢以下治亂興衰之故獨揭源要不牽多岐由是彰往考來默察當世不平之機深抱大業至於化裁推行不動聲色入心而嚮道者其綱領條目靡不該具蓋嘗忘心廢食審玩熟復庶幾對越天地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敢也雖言論未孚幾進報沮而志念固皇與物委蛇左推右挽旁接廣誘其任重道遠終老未嘗一日敢忘于斯焉嗚呼盛矣鄰魯之

統緒河汾之承續千載已來不知其能幾見也執經戶外方履闡集片言落筆傳誦震響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肇於隆興之癸未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詣絕軼學成道尊則邃於乾道之丁亥博交遍驗洞礙融室對策初第懇蓋獨到則盛於乾道之王辰官太學倅閩府詆劾卻掃勤十寒暑紬繹文獻宏綱具舉則備於淳熙之丁未起守桂山則驗於紹興滌拊摩民信有古百年之思鬱乎湘山則驗於紹興之庚戌召對光宗驟遇獎用侍立代言贊翊儲邸次第蘊畫庶將發揮則著於紹熙之癸丑宛轉極諫傍徨乞身龍飛急召十旬乃罷爰抒舊志著於訓傳疾夜漸臻梁木竟殞則終於嘉泰之癸亥叔遠夙蒙挈策俾窺津涯蒿幹鷄羽楊負大賜適當新義川漲羣文蠅興疇往愬析而致孤條之鬱砥途之失榛乎是用敬輯遺稿寄諸琬琰儻開後哲庶弗淪墜矧韋布眩慕影響編傳或混幼作或雜質鼎詭題叢帙誕彌遐陬輪耀掩汚理合釐別故今哀次斷自梅潭丁亥之後總五十一卷即先生燕坐之齋以為集名若成書各自為編而世系歷官具見於神道碑墓志銘行狀云

趙汝諧水心文集序

備眾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前

今並古日邁月超神心窮天地偉烈動海嶽翼然如
登明堂入清廟黼冕崇麗金奏而玉應其光耀變化
如驪龍翔而慶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哉其
於道乎蓋周典孔籍之奧不傳左册馬書之妙不續
詩迄韋張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與奇始分道失
其統緒久矣世遂以文為可玩之物爭慕趨之馳騁
以其力雕鏤以其巧彰施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
自托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言難歟或者反
之則曰吾亦有道焉爾文奚為哉夫子不云乎言之
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萬世之文乎以詞為經以藻
為緯文人之文也以事為經以法為緯史氏之文也
以理為經以言為緯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參之
丈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成也欲植傑本必豐其根
欲瀦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本也學其根源也學與
文相為無窮也是果專在筆墨間乎集起淳熙壬寅
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
策慮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以感慨矣故一
用編年庶有考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于世道消

長進退與其當時賢卿大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樸
儒幽土隱晦未光者皆述焉輔史而行其意深矣此
先生之志也

葉適紀年備遺序

孔子沒統紀之學廢漢以來經史文

詞裂而為三他小道雜出不可勝數
殫聰明於微淺自謂巧智不足以成德而人材壞矣
王通二司馬輯遺緒綜世變使君臣德合以起治道
其粗細廣畧不同而問學統紀之辨不可雜也平陽
朱黼因通鑿稽古錄章別論著始堯舜迄五代三千
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不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
日吾為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此矣報讐明耻貴內
賤外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為
說以處之眾言之淆亂則折而一之訛謬之相承則
釐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奪之碎人所厭簡亦
備論之該括既多而條日眾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
本經訓原事實斐理蕪蔓顯發精隱扶樹正義蒐舉
墜逸不以華為辯不以意為覺無偏駁之說無新特
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而隱也時而措之知其能
曲而當也嗚呼此豈非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何後

世用力者之難而成功者之少也自董仲舒推明孔氏猶不能無譏况馬鄭王肅之倫哉故予於此書竊有歎焉所謂復而不厭不知老之將至者幾是歟黼字文昭初陳公君舉未壯講學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取名官弁冕接踵而文昭蓬蓰耕南蕩上山水叠重聲迹落落人不知其能傳陳公之業也一旦此書出義理所會寶藏充斥遂為成學而陳公幸久矣相與論舊事追念愴然然則文昭豈徒以博習自是而已哉後有欲知陳公者於此書求之可也

歸愚翁文集序

予常歎章蔡氏擅事秦檜終成之更五六年閉塞經史滅絕理義天下

以佞諛鄙淺成俗豈惟聖賢之常道隱民彝併喪矣於斯時也士能以古人流前輩出處終始執守慨然力行為後生率非瓌傑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鄭公是已蓋其長日伯熊字景望季日伯英字景元大鄭公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為人師深厚惻惻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廊廟而景元俊健果決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苟為祿仕者也景望狗道寂寞

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初景元中進士第第西人少卿喜而笑日子一日先我矣然既任秀川判官遂以親辭終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仕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中心良之方以共自重不浪出無能害已為幸而不暇以察格科目擗折名士為己責故也豈不悲哉自二鄭公後儒豪接踵而永嘉與為多然皆兄事景元方其家居得朋友通共有無並坐接席不知歲月遷改自謂如華胥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尤精而片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倣眾作也夫孔翠鸞鳳矜其華采顧影自耀為世珍惜是既然矣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靈霄百聖豈區區然露小技術細巧而足哉予懼覽者未察因次其本末於左

平陽會書序

玉山汪子駟知平陽守法以便民不奪所行慎刑簡役既去而民思

之思之尤者曰能為民推核其賦之當輸銖合必實色第日別多寡貧富不妄贏縮板以付之使自至民不求吏官不失賦又為之建置所利縱合所患始終汲汲以民為家至於學

心亦其力能行之也一縣會計天下同有也所以取
民必有正也取而不得已必有寬也有正義也有寬
仁也未有不由仁義而能使民思
之者也觀是書者可以知其志矣

陳埴木鐘集序

志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
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

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
節目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
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扣
之而大鳴或大扣之而小鳴或不待其再至而亟盡
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忘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
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予非待問者願諸友方
持班氏之斧以運成風之巧乃欲以空中之物隨醉
焉其不侈然肆然然啞者幾希矣或曰空故能聲虛
故能應壞木之竅穴而命之曰木鐘焉子幸有以
有感於斯言也

陳謙義役序

同慶不分財曰義聚給宗族之貧者曰義
莊時糧以淑里秀曰義塾制租以應官曰

義役四者有同歟曰不同曷為不同義聚聯同氣也
義莊厚宗族也義塾育英才也三者同道斯可尚已
若夫合義役之財於何用之不曰以充吏費乎民
私相與出財謂之義是財之所歸必有當其非義者
差乎役之病民也防擅興既役稽功賞罰以詔勸
日致役無節不行為之荒政無非義者今之義不在
相遇凶札則弛力以篤荒政無非義者今之義不在
上而在下法然歟官若吏然歟民日使我費鉅而家
困釀出之字民者忍聞之歟德政鄉戶以所定義役
規約求序予請斷之日不同良以是夫且與其使吏
錮其鋒授民以義孰若官燭其鑑自節以義也吾邑
大夫好古博雅有意茲事諸君第持此以求表裏他
日其後如漢劉君為全椒長民有增租就賦減年從
不遂為虛設也

林景熙季漢正義序

通鑑魯史也綱目春秋也魯史載
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至春秋筆削

嚴矣或問紫陽夫子曰通鑑綱目主意安在荅曰主
正統每閱其編如書莽大夫魏荀攸晉處士唐特進

筆削一字間况而德漢曹老瞞漢盜史不當黜曹而與盜故以蜀漢係統上承建安下接正始而正統於是大明用春秋法也同時文昭朱子作三國紀年亦以蜀漢為正然不廢前史之文猶魯史之於春秋也正統所在五帝三王之禪傳八卦九章之共主土廣狹勢強弱不與焉秦山河百二視江左一隅之晉廣狹強弱迥然不侔然荷堅不得與晉齒嬴秦雖系年卒聞也世無仲連豈惟紫陽悲之胡君從聖學古篤任道毅既重志三國又為季漢正義於以翼前後而扶正統意切也抑持寸管以誅奸慝天地鬼神實與聞之顧其所以自持其身者必無毫髮或愆於正不然彼冥冥者亦將有辭于古在前萬世在後從聖其尚謹之哉

薛據孔子集語序

人由之而不自知經其常雷霆風雨霜露緯其變斯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然則當時鑽仰之淵騫蓋亦僅得之耳目所接耳及夫道遙曳杖之歌作而金聲玉振之響不嗣則其一話一言之記載尚左尚右之

彷彿轉相授受奚止百家漢承暴秦滅學之後逮景之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未遠也去子思孟子亦未遠也董仲舒對策獨推明孔氏令學者知所統一方是時有韓嬰者與董生齊名學詩著詩內外傳數萬言多引孔子言行以為之證仲舒所引悉與論語合韓嬰所載荀子同又有曾子大戴禮孔叢子所取可謂備而傳之矣及讀左氏公羊穀梁荀卿列禦寇韓嬰劉向等書其所記者益眾惑滋甚焉設以為孔子沒諸弟子追思料簡止以學而以下二十篇為確即則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蓋擇之精矣豈傳偽者哉遂取諸書所載哀而聚之日累月積浸成篇帙而見於曾子大戴記孔叢子家語四全書與夫載於左氏莊周列禦寇荀卿者皆不與惟錯見於漢儒諸書者錄之其草創也訂之丞相克齋游先生先生曰嗜賧哉子勉成之時禮部侍郎蘧經東剛二曹先生十餘年間列官秘府遂得借書以閱辛卯火秘書之藏逸矣古書有不得盡見者屬南宮下第乃詮次此書為二十篇題曰孔子集語以畢其志世有得而讀之者其猶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金匱云淳祐丙午孟夏庚申朔

元

前宋林景熙平陽州志序

於永寧編永嘉譜署往而畧元貞元年以縣五萬有奇戶陞中州仍專於温乃選良二千石暨其佐奉宣休德以惠我人昔沿今創今繁昔簡無志可乎朝廷常下郡縣編采圖牒以成大一統之志然披星宿遺義職不備不實其何以信判官皮侯元飲水食藥以詩書餅政寬形勢稽典籍方有志茲事會前永嘉教諭章嘉德元候此于欲為而未遂者也子生長安二屬州志侯真曰此于欲為而未遂者也子生長是州好古博雅此編述編諸搜舊聞訪殘刻山林遺錄官府近制無不詳詢旁采增昔所無續今所有而定去取於侯其不為無功志於是成咸曰勤哉既而集手抄窮日夜不為無功志於是成咸曰勤哉既而謝公振孫來守早州捐俸率先鉅之夫事有若迂而實切雖非簿書期會之所急而實教化風俗之所關志是也周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而祀宋不足徵夫

子亦傷文獻之無存今仕是州者或數千里而來山川夷險典禮廢興一披此志瞭然在目由是參酌其政事調和其土俗使民不棄所便而駭於所未嘗習斯亦可附於古良吏俗吏固不識也德元以侯令屬子叙于是乎書大德丁未重陽前釋褐進士林景熙序

宋濂林伯恭詩序

詩心之聲也聲出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其詩濶而靡苛刻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詩濶而靡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莊嚴温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霆流形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嶽融峙而物變滋植於下千態萬狀沉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穎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靈彼局乎一藝滯乎一材雖欲捷騁橫騖以追於古人前之而愈谷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之歸此濂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之歸長於春秋嘗應書鄉闈實冠多士年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內自時厥後學益加修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

歷佐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壬畏懾時出奇計剪三
 逆如烹狐兔則其所養之充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
 其發於詩也沉鬱頓挫渾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鐘獨
 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
 也一展卷間呈珍獻異可欣可愕精神為之震眩濂
 所謂聲因於氣皆如其人而著形者豈非然耶豈非
 然耶世之學詩者眾矣不知氣充言雄之旨往往局
 於蟲魚草木之微求工於一言隻字間真若蒼蠅之
 聲出於蚯蚓之竅而已詩云乎哉永嘉舊傳四靈詩
 識趣凡近而音調卑促近代或以為清新者競模仿
 之濂每謂人曰誤江南學子者此詩也學者或疑而
 或信焉今伯恭之詩出一洗習俗之陋信知豪傑之
 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世有知言
 者必深有取焉伯恭名温延林氏温之永嘉人

明

任敬温州府圖志序

皇帝龍興江左肇造區夏薄海內
 外靡不臣服嘗俾天下郡縣具圖
 志進上其事甚重也予承命來守於温二年矣庶務
 繁劇未遑他及洪武十一年夏會省部以修圖志責

成郡縣於是屬府學教授徐宗起永嘉縣學訓導張
 昇集四邑之耆年宿學相與採摭討論考究延祐東
 甌志而續補其所未備者矧革命之後治化一新凡
 所損益在所當紀者乎夫疆里山川人民社稷田賦
 土產事實沿革此為政者所宜周知不可不錄而人
 物消長風俗盛衰尤關於政化之得失又安得而後
 之哉常考自東晉置郡以來為之守者如王羲之之
 治尚慈惠謝靈運之招士講書由是人知自愛向學
 民風一變沿及李唐人材稍出至於趙宋元豐淳熙
 之間道學淵懿文物之盛庶幾乎鄒魯之風矣迨及
 有元餘韻尚存推原其自雖氣運使然亦承流宣化
 者代有其人也方今聖朝慎選守令興舉學校政將
 化民成俗以成三代之治予雖不敏敢不奉揚德意
 故是志之成命工鉅梓而序其卷端使後之牧民於
 斯者得以觀焉則思因其俗而善導之不
 但求資於聞見之博而已也於是乎書

何文淵牧民備用序

子曩職風紀幸遇宣宗章皇帝急
 於康濟小民特命大臣薦舉京官
 才堪牧民者而居郡守予忝在薦列捧璽書乘傳而
 知温州府事蒞官數月於牧民之方罔然而不知攸

措也乃日延耆老董士鳳林湜梅庸生葉榮祖胡畊
 暨華王永安王文煥鄭中趙敬忠宿儒虞原璩蔡育
 者而行之其不善者而匿之期月之間事有條理府
 治清肅小民不失耕桑之樂閭閻罕聞愁歎之聲也
 夫以子愚鈍思盡厥心於民事五年間而民頗得
 其所彼仁人君子為郡為邑則生民康久政績彰明
 為何如哉歐陽文忠公與學者多談吏事張芸叟疑
 之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夫學者於平時
 講明吏書一旦膺民社之寄舉其素所聞見底之於
 行則政事豈有不善而民豈有不被澤者哉予以不
 獲久於為郡常施牧民之事為恨故舉四十餘事編
 彙成帙名曰牧民備用欲以徧告四方學者與夫凡
 為守令者倘有與我同志擇其一二而行之則於為
 政臨民之際未必無少助云

汪循儒志編序

士有起於鄒魯不傳之後濂洛未倡之
 先卓有所志而能自立於世者其豪傑
 之士矣乎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托於人者不能不
 墜是故因人而覺者易先民而知者難昔韓退之著

原道而謂軻死不得其傳程子謂其非卓然見其所
 傳者語不及此而以豪傑之士稱之然退之不過因
 文以致道力求所未至而有得焉者也矧能真見天
 人性命之理入道勝復之功措之言語文字之間正
 平精實先得周子易通之近似如永嘉先哲王氏景
 山者不謂之豪傑之士可乎景山舉進士以所如輒
 不合退與其徒講明理學所著僅存者此編尤復闕
 畧失次司教清源諸葛文敏叅諸王氏譜牒中手自
 校正間以示予予謂自荆氏之說不傳儒者之言大
 勢凡三變在戰國之時秦漢之間若孫吳蘇張范蔡
 荀列之徒韓季陸賈劉班下至嚴安徐樂之輩不知
 求道養德以充其內惟務騁辭術以競乎外君子
 盍之然猶皆必先有其實而後托之於言也再變而
 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流則一以浮華為尚沿及
 隋唐愈衰愈下徒托空言而無實矣三變而唐韓愈
 氏宋歐陽氏先後相望號為一世儒者之宗其言不
 為無見但未免以文章明道裂為兩物卒不能復乎
 古也五星聚奎文運天作而濂溪建圖著書闡發幽
 秘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上
 接洙泗下啟伊洛者孟氏之後一人而已景山前此

而起無所觀望倚藉而能不以近代儒宗之所習者為師超然心領神會於千載之上言皆治國修身之要見匪扣盤捫燭之為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其言曰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濬邪之路闢皇極之門非有所見而能為是言哉所恨在門無高弟不能使其說行於當時復壓於程朱之書遂不顯於後世而亂嗣之賢者又不知珍守其說於家卒致舛訛晦蝕幾失其真撫卷之餘豈勝感歎循顧何人而足為公輕重哉竊祿是邦表章乃職故不敢不竭此心敬序諸首鈇梓以傳而不自知其為固

鄧淮温州府志序

今天下十有三省而浙為首浙十有

枕閩福控台栢實東南沃壤倚山為城環海為池有五邑為之聯屬有三衛六守禦所交錯布列為之保障際海之外皆裔邦居之是郡雖遠而關繫則重矣今也山不裂石海不揚波民安於田里而吏安於職守者豈非我明天子御極聖德廣被海宇廓清而致然耶撫今思昔可深慨者自元至中國天下淪胥及

方國珍據海上溫更被其荼毒斯民之不幸一至此哉我太祖高皇帝再造華夏降方氏於海隅夫然後溫之舊染汚習一切除去維新善俗油然而奮興式克至於今日神功聖德昭揭宇宙高三王而過五帝矣故淮來守此邦即欲求方氏面縛之所想像其形容以彰我聖祖功德使滄隅日出皆知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者幸生大明之世亦郡臣之體然也夫以一郡之小而清明之治體關焉生民之休戚判焉郡志其可不修耶郡故有志簡或脫漏辭或繁復覽閱之際淆雜可厭於是謀諸王太史思獻重加編輯思獻郡人蓋有不得辭其責者况嘗修國史修會典而何有於茲哉淮無似自登第以來周旋民事二十餘年剖符於溫又若與山川人民社稷相默契者是志之修實維素心憤僭據而感皇仁凡以為是民也公務之暇參詳其去取刪定其可否務適損益之中而得乎紀載之要文雖簡而意必該名一存而實必副由建郡以迄今其山川之美人物之感道學之懿政績之詳本末精粗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展卷舉目了然具見庶幾吾郡人士知今之所以安於太平無事者皆上之賜且因一郡以知天下也

章恭毅公年譜序

章恭毅公既沒之十有九年予於郡城建祠肖像以祀之用表忠節以勵士風也祠成卜吉以落之時公之令子方伯將之廣藩便道歸祠拜祠下且出其所作年譜示予復命識其後予曰公之孤忠大節憲宗皇帝謂其如汲黯公實郡之第一流而予又辱方伯公之知愛非一日其敢辭竊惟公之孤忠大節憲宗皇帝謂其如汲黯之直范鎮之忠今上皇帝又以所奏疏宣付史館大書特書本朝諸老如冢宰錢塘倪公謂其引君當道誠得伊召之用心者內翰雲間錢公謂其與監察御史鍾同大理寺少卿廖莊宜同一傳閣老西昌尹公謂漢汲長孺之剛直宋魯宗道之骨鯁杜祈公之正氣直節以公方之無媿今閣老西涯李公謂其論國事大計雖身困言屈一時天下皆知有所謂名義風節亞卿方石謝公謂論立朝大節未嘗不以公為首稱止是觀之公之年譜不作可也然忠節如公為內有志之士聞之者莫不興起而況於其子乎予如方伯公以文章政事為時所重則其於公之言行生平履歷之詳又安得不因年而譜之以垂諸不朽乎

鄧淮鹿城書院集序

國家興

之高弟常致力於性命者不特舉而專祠之其號小鄒魯也久矣鄒與子者出倡明道學以傳三人多止五六人蓋未門者十有一人朱門亦更相授受往復之書其况我朝編輯五經四書發明經註者悉見采錄予假守此邦寤寐諸儒院採摘其行事問答瑩塘何君鼎皆趨其事於林公舜舉趙公粟夫悉焉永嘉令汪君循乃相孟春不五越月而書院其高弟門人東西鄉以象非徒以觀美也於於是父老攜杖往觀者

文序

崇正學以隆世教凡儒先與者類為建祠則夫程朱張子道德之懿而又同出於一郡何以風勵後哲者哉夫溫之何後千有餘載而後程朱張之徒然旁觀列郡少或二語其徒然衆者今考之在程十一人南軒之門一人焉其在而遺言緒論猶有存者性理諸書其語錄文集內有則其有功於道學亦大矣故而推本其所師即欲為創書為一帙而御陳公秉衡憲副是白於侍御潘泉諸公無間言蒙嘉諾而潘泉諸公無間言成尊程朱張子四先生南鄉侑焉師友一堂宛然當時氣皆噴噴歎曰自宋以至於今

聖

幾三百年而始一見後學之入其門升其堂者徘徊瞻顧如諸儒之在前而其景仰自不能已矣夫以聖朝學校遍天下若無後於書院者然前賢往跡風教所關况程朱張子及門之士又非餘子可例論者乎故書院落成即採溫之邦有志於學者討論其中使密邇諸儒興起其善則此以創也嗚呼書院創矣而諸有餘師矣此書院之所一學者難於通覽爰命郡邑儒之事行問答未之終或編復謬加改正梓示同志諸博士采輯數月始成以讀其書思其人而尚論其日鹿城書院集使皆得可已也哉淮狂僭之罪誠無世焉然則書院之集又心則愚於此實拳拳云可逃然表正學以正人心則愚於此實拳拳云

錢春忠貞錄序
忠臣孝子不暇自惜而死而不知忠臣孝子固不死也其節烈者往往追痛其於人之心也死者骨已朽矣人猶咨嗟悲憤涕洟不自禁於是譜之傳之雖天子之法不能格而後世蒐其遺文比於吉光片羽梓而傳之若今之於瑞安卓忠貞公也者豈將藉是以慰公之死耶公之死死國也死綱常也非死名也即今泯泯無聞無悔也

公豈藉是而重耶惟是忠孝人所自有觸於公而動猶火之觸於薪而然不能自已也後薪非前薪而人專焉後人非前人而心為不死者而動皆公生氣之所留也則忠臣孝子之所為不死者也忠孝人所自有而獨公不死何也猶之承也何地無之而掘井得泉者也夫及泉豈易而重也盍已諸日何而動不寄不永觸於及起者則祠無益於公而有益於世也祠猶限於地也梓其遺文而播之不限於地矣流傳遠而鼓動者命多則是錄尤有益於世也何可已也重輯之者李林忠孝人之燼於不熄予是以嘉也借棗梨以為薪而德然人以一死重公耳死事易與之而共贊其成也雖事者以齊黃削奪之讓自晁成事難而公非不能成事者以齊黃削奪之讓自晁錯助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可不謂忠哉削足止矣而蔓延於國合其黨而多樹敵囊底之智不足稱也事已覆矣尚可蹈乎周王遷齊王執湘王焚為燕波及者既爾矣而况於燕燕非坐而待斃

者迫之死地而後起其詞直其氣壯其心憤激而不
 反顧雖猛將如雲疇能禦之若早用公言徒之南昌
 無論羽翼剪而變不生蓋剝膚之災不切則晉陽之
 甲不與故成祖亦善徒封之議謂建文聽之干戈息
 矣此非虛言也又謂國君由今觀之豈但不負建文
 所以不負建文而當事諸臣不解也公之言曰萌而
 禾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聖人所以成天下之務者也
 非至明莫能察是道也公在時常諫諸王
 當是時若以任齊黃者公在高皇時常諫諸王
 護衛之兵不設而尾大為兵官使公柄兵戰
 輩擁百萬之眾一敗而能盡豪傑之用乃以高
 論豈非天哉天所支其如天何有一死
 少師公寧不死何也皇帝之子入正大
 可若以人臣所自處

詞直其氣壯其心憤激而不禦之若早用公言徒之南昌蓋剝膚之災不切則晉陽之甲不與故成祖亦善徒封之議謂建文聽之干戈息矣此非虛言也又謂國君由今觀之豈但不負建文所以不負建文而當事諸臣不解也公之言曰萌而禾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聖人所以成天下之務者也公在時常諫諸王當是時若以任齊黃者公在高皇時常諫諸王護衛之兵不設而尾大為兵官使公柄兵戰輩擁百萬之眾一敗而能盡豪傑之用乃以高論豈非天哉天所支其如天何有一死少師公寧不死何也皇帝之子入正大可若以人臣所自處

食其祿償其事六尺之孤安在而一旦回首蒙而事
 昔所同讐而抗之者死者復生生者不媿乎哉以此
 論之無論解胡輩觀顏視息雖匿名隱跡如補鍋匠
 西河傭猶之掘井而不及泉者也一忠成九族殃誦
 其詩愴然悲之然內顧之私與致身之誼未可同日
 道也吾是以決公之必死也嗚呼生有壯猷系國家
 之輕重死無遺憾負萬古之綱常公蓋完人哉同死
 事者雖如方如練猶瞠乎後之何者得君專而未有
 定傾之畫也會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
 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人也予嘗上下古今
 唯孔明當之而公與競爽何者事不可以成敗論也
 孔明託寄得行其志不必以死見節公可託可寄而
 志不得行則繼之以死其心同其才同而所遭異也
 然則茲刻也雖寥寥數篇與出師二表並懸日月可
 也

林繼衡温州府志序

東甌新志成郡守吳航林繼衡觀
 之首閱輿地見沿革曰世代之變

遷也若是乎後來繼今紛更且安窮也及分野日誰
 謂温遠是有牽牛之分於天其尚毖於機祥之徵及

疆域山川曰此於浙其最東者歟控閩引栝枕江界
 溟嶂巒四塞沃腴千里太平之雄鎮草昧之狡窟也
 及橋梁津渡曰温水國也匪是民茂濟矣然而渡可
 虞也奢飭之耳及風俗曰懿哉人勤於力省於事知
 耻自愛浸淫於儒則誠小鄒魯也試問闖闖其亦尚
 有敬鬼信巫者乎其亦尚有火瘞溺女者乎有司化
 導鄉哲儀刑可以幡然變矣閱建置及學校曰國家
 以此爐也範温士而鑄之肖而範故大可用也無若
 躍冶然人且以為不祥及郵舍曰嗟乎是世之苦於
 橫擾而勢莫禁者温僻在隅可以少安闕祠祀曰夫
 血食者以報且以勸匪是者宜毀彼宜廬不廬反日
 戢何耶閱食貨曰昔先王任土作貢十一而賦三日
 而役國足而民有餘今物產非加蕃土田非加拓生
 齒非加夥然而誅求之額倍蓰他日叫囂隳突雞犬
 靡寧且東南民力久稱竭矣一温安得獨裕吾儕司
 牧無亦保障是為豈其朝夕繭絲攘肌及骨以為愉
 快令皮盡而毛無傅也閱兵防曰思深哉信國之籌
 邊乎扼要而屯星羅棋布鯨鯢揚波虎豹固在山也
 如盡得練韜鈴挾忠烈者表裏犄角之何憂於島裔
 閱秩官曰此莫非天工代之而曠之乎夫誰敢閱治

行曰赫乎偉哉心苟在民風流治恪勤亦治廉厲治
 寬和亦治吾與二三有司請於王謝以下諸君子自
 擇而慎處一焉毋第豔羨筆墨山水之娛取謂效顰
 也閱選舉曰科目非古也迨觀温名碩茂不由是夫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亦猶行古之道乎焉用多岐其
 以滋倖竇也閱人物曰山英川靈其洩於是乎道德
 助烈節行文章如雨如雲此輝彼映彪炳當年焜耀
 來禩生是邦也夫亦其有景心景斯奮奮斯肖矣及
 列女曰此夫妾婦而丈夫者耶奈何世有丈夫而妾
 婦者也可媿已及方技仙釋曰道之所不載也然而
 郡有之矣存而勿論可也閱藝文曰人以言傳言以
 人傳兩者皆不朽而人重矣閱雜志及遺事曰悲夫
 航海之役有心哉文山乎天若再宋温亦趙家之即
 墨也方氏何人其欲為搖乎勢窮就獮祗遺錢氏三
 王唾耳是么麼竊據之前車也志及此詳矣間蓋有
 見而不議者焉是志也監宏治癸亥志而刪潤之增
 以正嘉慶歷百年之蹟幾易裘葛而始脫稿為卷凡
 十有八前郡守京口湯公躬其議大梁劉公嗣其志
 鄉大夫王洞王公光蘊省庵王公繼明董其裁博士
 余君承蘭陳君大奎弟子員周子恭戴宗璠等共其

事而先今郡丞羅君應台陳君禹謨別駕王君錫命彭君創基司理朱君道相則借不佞樂其成者也遂並敘之

潘潢鴈山志序

鴈山集一卷國初僧永昇編次詳畧無法猥雜偽作不足徵至是大夫蕩南朱公自吉州歸老山中搜落選幽凡得殘碑缺簡賢儒父老之所傳述合如干簡勒成四卷號鴈山志以子謬當茲邑宜敘敘曰夫鴈山可不謂名勝已乎既海東西巖谷泉洞島渚卉石臺榭殿廡耀乎嶄然何啻什伯獨稱鴈蕩鴈蕩之生久矣其間投足而游聚廬而處者何啻什百獨劉器之焦伯強王龜齡章大經數大君子一言一行具書在志其餘曾不得列姓焉若夫謝公之蠟屐實未一至騷人顧嘖嘖好言靈運至於今不廢然則物所託於不朽信自有足恃耶易有之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志者識也賢者識其大者言欲純事書欲純理其足以自畜如此志固宜不賢者竊識其塊奇登眺之小而已蓋前世常有留連茲土者忘其國恤而逐世娛百姓廢耕桑治道牽馬奔走絕命其意猶以為未

足民由是疾視厥山或相與目為尤物嗚呼此豈山之性哉初子朱子子張子借遊南嶽酬唱終日動中倫慮猶乃凜然深懼喪志卒定約而去及康侯胡先生過愛其雄秀望而不登曰非職事所在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夫張弛在道而不在物遊息以道而不以已樂山如是人豈有病之者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予心嚮往之

何光遠減鐵課序

禹貢揚州貢鐵蓋六府養民金居其一聖人裁成輔相以利用厚生是亦因利而利之之義也然金與琳瑯大龜雄皮海錯橘柚蠶絲絳苧之類皆有貢至於鐵較之諸貢尤不可缺故有鹽鐵之官以專主之今之賦其古之貢歟泰順邑萬山間里少地濶銀場鐵冶他邑莫之並逾年既遠所有者不可得如前所賦者不能減於後以聖人利民之具而卒為病民之端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而不可復塞良可歎矣嗚呼君上之立法臣下之議法求便於民可也范侯不忍坐視首命耆民林贊具本於朝下屬郡推官周公珙隣邑知縣王公約同范侯勘白之得減其課三之一百姓雀躍以

為吾侯下車即以是而為民則無往而不為民也昔王堯臣不權蜀井之鹽何易于焚權茶之詔而天子不之咎察使不之劾焉堯臣易于俱致顯位范侯所造有艾乎易日損上益下其益無疆范侯所損者小所益者大矣

姚希孟周畏庵文集序

常聞至人如松栢節磊於中則文榮於外其人端者其文慤以

素其人亮者其文裁以決若夫縱橫詭譎淫千萬言而無一言之旨乎道此其人藤蘿不剪者耳永嘉周畏庵先生褒褒懊懊為當世大儒射明廷策得第一徘徊史局晉陟官僚常有治國安民啟救時急務慷慨發抒大類董仲舒劉子政之風其他歌什撰著大畧追鑣於歐蘇弭節於解宋而馳騁性靈以上下其間往往去濫而還約鋤華而敷實卒澤於道德炳如也夫文以成章為斐以可蹈為真以貴我為宗以簡物為尚先生之文兼此四美乃予所愾然興慕低徊而想見其人者念史臣簪筆禁林雍容都雅蒿目時艱深中難吐其誰能志切於拔茅慮軫於徹桑犯樹恩翹識之嫌而不恤嚮使當年迎駕之議得行誰能

攘南城為已力哉夫文章之道使天下後世曉之何足貴貴在人主曉之而後經國大業庶可無忝上林長楊雕蟲小技其神化所至習能所伏猶且輸天地獵葩煜麗之氣以自通於人主乃救世之文多抑而不見用仲舒子政且然何況後人然以救世為文者可以有功於文而以文救世者并可以有功於世先生固非詹詹立言乃三不朽奚具矣先生之後人憲副君應期承家學而光其傳欲新先生之集而問序於予夫序先生者則有章恭毅公在矣恭毅公直節矯矯生平慎許可獨矜慎先生為弁其集此亦真松茂栢自然德鄰之理也憲副君之繩武先生不必言而今之恭毅為誰予之低徊想見者豈獨先生乎即序先生文亦洪焉泚筆而難為下矣

國朝

王世顯巡襄存牘序

予髮未燥時蓋知有東甌聖水王

出備兵襄樊當吾楚上游公力遏賊狂焰俾不得東下捍蔽江漢之功為多予固心異其為人暨予分符

東嘉得公生平大節甚具習知為忠孝節烈君子也
 甲辰秋解組而南公亂子家琛亂孫聲從小艇煙雨
 中祖予數十里手一卷示予敘說嗚咽聲搖江上屬
 予言以弁其端則公之巡襄有牘也予受而讀之作
 而喟曰異哉烏虜此公之所以為忠孝節烈也歟然
 以予所聞公兩理巖郡闕司樞衡歷有茂績不勝枚
 舉何獨於一襄焉存曰事莫有難焉者也功莫有著
 焉者也唯彼丙丁之際賊鋒四合豫楚之郊莽為盜
 區公出其礮橫坻石之畧而指揮若定坐使蕭曹自
 失耳乃當是時上苦於長官之偏執下苦於援弁之
 驕橫外苦於強寇之震徇內苦於財粟之殫盡公以
 一書生橫當其衝跋前而後已竟左支而右斯詘蓋
 其難哉公乃一心獨運五官並用凡所籌策應機立
 斷見夫賊以撫愚我而當事以撫自愚也公則力主
 以勦濟撫之說而以解散歸農為先着則谷子雲之
 布恩信於鬱林龔少君之易劍犢於渤海也見夫客
 旅之勢囂而王兵之形單也公則力主分遣除逼之
 說而以召募土著為急務則昌黎答柳中丞之書子
 瞻論河北義勇劄子也見夫羣賊之聚族仰哺而襄
 民之膏血待盡公則力主轉輸酌濟之說而以蠲貸

柎循為本計則晁家令之移粟塞下皇甫義真之弛
 租冀州也諸如繕城堞覈保甲謹斥堠明汛守細大
 畢舉鑿鑿中名實纍卵之襄不危如綫者累年公之
 功詎不偉歟嚮使公之言得盡用賊不遽受撫固不
 致駢睡於臥側即不然賊以畏得撫亦不致變生於
 肘腋奈之何灌灌有人藐藐盈庭公一去而襄事不
 可為矣豈不痛哉逮夫蓼莪輟誦血泪為膏麥油與
 嘯髮膚都捐公之忠孝節烈於是乎為大著矣後之
 讀公集者其亦論
 世而知其人也夫

張坦熊玉環志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上之濱莫非
 王臣故一夫不獲方隅未化亦必加

之意焉非徒以廣土眾民已也官保倚書李公總制
 兩浙痾瘵民瘼情殷
 國事凡省會都邑之地雖已治已安罔弗深思而慮遠
 至山陬海澨復殷注意蓋我
 國家聲教訖於海外郡臺灣而邑定海幅員既長鯨鯢
 靖影尤必防微杜漸以圖海疆永固之謀規知玉環
 橫互海中為温台之門戶察其形勢深邃濶潤易於
 藏垢納汚瞿然日其田地肥饒可耕其山海要害宜

守孰非

聖天子之疆索哉奚忍以草萊而輕棄之也爰請展復於朝題熊以董其事如建官設汛招徠開墾諸大務一

預正五年三月委至茲土率由奉行宣布

皇仁遍張憲示首事招徠先民之急相度川原林麓之區

卜宅授田開河濬溝除道成梁築塘建隄為上錯為

中錯為下錯分三壤以定厥賦正經界以盡地利貧

而無力者請為之借種助耕家有餘粟者又為之通

商惠工斯民所以相生相養之道罔弗曲盡而靡遺

環山之中地勢平衍卜築而城焉而官舍而倉廩而

營房而神祠次第具備東西朔南為臺寨為汛防為

塘舖為快哨星羅棋布武則陸路以固其內水師以

蔽其外文則團練遊巡於各口保長稽查於畧中斯

墾民之大集而有以永奠厥居也至不耕之民則刮

土煎鹽足資衣食或以漁為業則禁革陋規止徵塗

稅其閩浙淘海船隻千帆叢集遍遊洋面奸良混淆

查明進出口址收其牌照驗其年貌俾畧外之奸匪

無由而入即畧有好匪則無從而出以故數年以來

海宇敉寧商漁樂業莫不曰此玉環扼要據衝之所

致也今日者城垣墜舍翼翼鱗鱗禾黍桑麻離離或

或而又河道天開舟帆咸利回憶入山之始滿日荆

榛新附之民鷄衣藿食一旦出入息鼓腹舍哺商

賈雲集行旅載途共遊於光天化日之下不誠於環

海上之民有厚幸乎此皆我

皇上仁恩普被上應天眷以故川嶽效靈萬物各得其所

而制府李公體

首刊

題奏議詳圖共星野險要紀其田賦典制箋其風物事

宜而以人文附綴於後為志四卷則

誠有不容已於縷述者也是為序

朱鴻瞻景行錄序

予取明代賢人布衣太學生之流及

職官之至小者撮為景行錄各施論

斷乃喟然歎興曰學之不可有誤也如是夫學之不

可有誤也如是夫三代而下既用科目取士士之為

學豈必舍科第弗取棄舉子業勿事哉第其心惟知

而成名尤盛於科第者未嘗無人焉惟知工為應制
 文苟且勦襲以投時好誤矣不知天下古今有當讀
 之書有當明之理有當識之事舍此弗圖即於制科
 已失其實雖倖陟春官三百人之列與草木同腐已
 耳奚貴焉况乎科第得失制之由命命苟得雖懋古
 學違時好志弗在科第而科第亦弗舍之也若不當
 得而徒竭一生精力從事於咕嗶鉛槧之間不務實
 功不求實獲至於老死漏下碌碌庸暗罔所聞知不
 亦大可惜哉是以蚤知之士不待事過後悔便當於
 少小時立定厥志期作百代人物當讀之書罔弗博
 當明之理罔弗窮當識之事罔弗考特立而獨行嚶
 嚶而進取不僅以一科第畢我生平之學試觀茲數
 公者其人至微其位至卑其名至矣其業至大曷嘗
 有待於科第而亦豈徒科第者之所能及哉詩曰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予心竊嚮往之錄
 取明代為其近而易於興起也云爾

佛法金湯序 客有持苞鴻居士佛法金湯書示余者
 何以金湯為哉金湯也而尚足為佛法哉吾儒之道
 如天之覆乎其土地之載乎其下不治防畛不分封

域聽人之嬉遊其間由焉而不覺迹焉而不能莫為
 之守無得而毀之莫為之固無得而外之豈必沾沾
 然崇其墉曰此金城也濬其壕曰此湯池也患人之
 毀之而為之守虞人之外之而為之固哉且彼之所
 謂金湯者非金湯也以我觀之甚瑕耳譬若僻遠小
 夷負其險阻自外王化而王者亦聽其不通聲教已
 耳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明高祖為之說曰攻
 如攻城之攻已止也以彼之瑕用我之攻寧待賢者
 之雄軍哉即如余之至愚無識亦能一鼓而下之矣
 遂奮然逐條而為之辨焉居士者袁先生黃也昔歲
 壬午書於昆陽
 龍山之書舍

永嘉令崔錫重建東山書院序

我郡尊憲臺李公蒞
 既之三年拔薤莠棠百
 廢具舉五邑之人咸仰神君而歌來暮矣又憫念既
 人士溺于俗學而教勅之無素也思有以刮磨而作
 新之郡故有書院在東山下廓無居人徒四壁立
 公既周視垣宇默念師儒講學有其地矣無財奈何
 割廉吏之俸暫而不可常捐富室之金格而不相入
 于是早作夜思目營心運蓋積之三年之久而後得

塗漲田若干以為餼廩之資其舊額之侵沒者皆清釐無失

觀憲臺徐公同德協心克有成謀遂乃延請名師廣購墳籍選五邑俊髦肄業其中考課有法勸懲有方經費有恒勾稽有籍約束既定可以久久遵行視紫陽之鹿洞安定之蕪湖未知何如要之師道立而善人多風俗與化移易無古今一也昔者文翁治蜀郡始知文學常袁治閩人始舉進士其時禁防疎濶而又位尊權重惟所欲為然治先教化前史書之以為美談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書院之創歷前政凡幾年而不能為徒手之藉也今我公當左支右詘之時獨破因陋就簡之習其跡雖因而實創其事以教而為養謝朝華而啟夕秀離胥昧而耀光明俾海濱士庶與鄒魯同風後之追論首庸者得不與文翁常相同俎豆於不祧也哉錫備員首邑得効未議樂觀風教之成而願後來者之引繩勿替也遂拜手謹序

瑞安合秦廷基重建東山書院序

考郡之設有書院也其來已久蓋以振民

育德登選俊髦廣儲其材以備用焉事綦重也甌東為名勝之區代有碩儒傑士載諸志乘指不勝屈此固其秉於天者特優然未有不藉上之人鼓舞而樂育之以成其材者近雖延設講席月校文藝評定甲乙至於學之醇駁業之情勤皆聽其人自為而又經費鮮繼以故作較靡常名雖存而效罕著我郡伯李蓮塘先生山左名儒世傳忠孝下車之始即倦倦於振興文教既進諸生於庭日夕考課而切劘之又恐事弗克久無以觀厥成會有漏田若干畝一一清釐歲納其租以充膏火遠延名師主持風教以提倡後學復酌刊規條俾遊於其門者率皆觀感奮興爭相砥礪探經籍之淵源激子史之芳潤以追踪前哲即石室金匱之盛亦由此其選也蓋公之意惟其實不惟其名務以遠大相期弗僅為詞章之學弋取科名以為榮將見心術既正學業益端真才自必輩出豈非甌人士之幸而年來未舉之典若有待而振興也歟某雖不敏于培才課士之方既聞公論熟矣謹質書其事于簡末云

元碑

劉賡永嘉陳氏世德碑
延祐癸元之明年冬十一月皇

天大司徒宣政使延慶使輦真吃刺思曾大父中奉
 大夫秘書監護軍諡安惠大父集賢大學士榮祿大
 夫上護軍諡恭僖並追封永嘉郡夫人考銀青榮祿大
 妣楊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考銀青榮祿大夫大司
 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諡康順母楊氏封溫國太夫
 人從宣政之請也距永嘉縣不十里有泉曰虎跑陳
 氏墳刹所在故世為溫州人安惠公諱景彥勿穎悟
 知讀書一日數行俱下名重縉紳間問遺殆無虛日
 里社浮沉未嘗一入城府居隱以終恭僖公諱春資
 質直殊不樂進取有乃父風人或勸之仕則應曰卿
 自用卿法吾將行吾志耳遺子孫以安不亦可乎卒
 葬先塋之側康順公諱自中宋丞相宜中之母弟博
 學高才動為有用之學頃刻數百言下筆皆有理致
 由郡司馬擢太常寺丞會王師渡江而罷宋寶祐歲

丙辰宜中任太學率同舍生上書言丁大全制籍安
 置大全敗即召還面賜廷對宜中素有公輔之望咸
 淳未以知樞密院拜左丞相其上世以宜中貴官號
 封爵極其褒崇宋亡擁二王泛海達廣州知力不能
 支擬掩由占城之暹邏國竟死於難世皇聞其名遣
 使旁求不獲乃已康順公亦以丙子歲薨實至元十
 三年也太夫人舉家被俘倉猝失所在宣政公甫十
 歲同其弟嘉孫至京師近侍以聞乃入見世皇愛其
 骨相異於常童有詔給事裕皇且命撫養之風雲之
 會實權與於此居無何帝師吃刺思以秘密教誨
 剝度法號輦真吃刺思以秘密教誨律論授之洞若
 夙習通解諸番譯語在帝師左右一院之事悉以主
 之曷止出納經費而已宣政公有不性雖皈依佛乘
 然默訪庭闈無所不用其極二十年之久孺慕益切
 或傳在順州輒以金幣名馬遺之夫人日思鄉里
 人咸作歌詩備記其事朝野榮之夫人日思鄉里
 會其兄芹孫女兄尼淨戒至自暹宜中薨所就侍
 太夫人還蘭溪太夫人父母家也土大延祐間凡五
 降璽書大司徒銀章三珠虎符領工蕃宣慰使事加
 銀青榮祿大夫宣政延慶會福二院使兩奉綸音護

送帝師吃刺思入幹節兒相嘉思入舍利建塔撒吉
 思城大作佛事而還司徒公逮事五朝隆福興聖兩
 皇太后二帝師至仁厚澤恩同覆幬輝力竭誠圖報
 萬一乃因母夫人故業卜於蘭溪州綉起佛寺極土
 木之麗上為國家祈天永命僧衆祝嚴之所仍置帝
 師像於別殿復以大德至大詔書同賜杭溫衢婺蘭
 溪沒入田宅資貨悉施本寺為常住芹孫法名謹敦
 幹節兒實任持之封贈制下亦既焚黃矣尚念藐爾
 諸孤無所肖似母氏生還兒姊遠至猥登三事不失
 吾家故物率從大慶得之淫刻之金石則曷以侈寵
 光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介翰林學士宋中奉季叔
 懇以世德碑為言嗚呼惟忠可以事君惟孝可以事
 親士大夫之家苟獲一焉足以名世矧兼而有之者
 乎易名定諡集議南宮予實與焉告第之書亦嘗行
 其制詞故知司徒公家世為詳固所願也銘曰陳氏
 之先永嘉著姓鄉譽滿然與物無競惟安惠公早知
 讀書肥遯居貞始終不渝顯允恭信有父之風秉心
 塞淵何事雕蟲躬不受祉篤生二子位總百揆實維
 伯氏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義重邱山身等毫芒命殞
 軀糜曾無顧恤萬里滄溟甘葬魚腹康順奉常禮樂

是司方將大用世變風移康順捐館夫人孱北崑岡
 火炎奚分玉石司徒來南藐孤童子護侍裕皇聖考
 睿旨灌頂國師與之剃度頭角巖然僧門獨步璽書
 踵來寵綬綢疊樂極悲生席不露脅言念母氏益切
 孺慕訪求自至豈期榮遇將五十年壽昌得母我雖
 半之功則倍矣母也生還謂可終養花誥恩榮遽爾
 云喪哀衣繡裳上及祖禰森列三槐郡國光啟致身
 為忠竭力為孝天道闡幽無德不報鴈蕩之山象泉
 之水源遠流長百世是祀延
 祐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建

明

張孚敬奉敕撰敬一亭碑

洪惟我皇上受天眷命嗣承
 大統稽古帝王之學以復古
 之治雖堯舜何以加諸五年丙戌夏六月嘗因觀書
 有得御製敬一箴頒示臣工序之有曰敬者存其心
 而不忽之謂也一者純乎理而無雜之謂也又曰惟
 敬是持惟一是協所以盡為天子之子之職庶不忝厥
 祖厥親由是九族親之黎民懷之為箴凡二百八十
 入言大哉皇言一哉皇心真得堯舜傳心之要法者

也明年丁亥冬十二月又因講大學衍義有及宋儒
 范浚心箴乃并程子視聽言動四箴復親為註釋以
 人心惟敬為主眾欲之攻多自視聽言動入而人君
 一身所關為尤重焉聖訓諄復皆義理精微之極所
 以發明敬之一道益大備矣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
 作之師仰惟皇上天作君師茲訓也匪徒言之實允
 蹈之所謂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輔導諸臣
 請建亭勒碑於翰林院并兩京國子監南北直隸十
 三省府州縣學咸令摹刻俾天下士服膺聖訓有所
 興起制曰可敕名敬一亭工部乃拓院後地建亭勒
 碑於中五箴并節奉聖諭共六碑分勒左右勢極崇
 麗實一代盛制也御製有詩以紀其事亭肇工於戊
 子春三月訖工於八月輔導與侍從諸臣咸樂教育
 宴會以落成之臣孚敬載歌聖德伏承御製詩重示
 訓戒且大賚在宴諸臣并程工官屬有差恩至渥也
 九年庚寅秋七月掌院事學士顧鼎臣請勅輔臣撰
 文刻紀載臣孚敬奏言大聖人制作如天地高厚日
 月昭明非臣下所能贊一辭者上命內閣首臣撰文
 臣復自揣卑陋謬承寵命具臣而已又惡乎敢伏惟
 君者長人者也師者教人者也記曰能為師然後能

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三代以來克盡君師之責者臣仰惟皇上見之矣對揚光訓紀載歲月實臣子所宜自幸敢固以卑陋辭昔孔子贊堯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臣敢以是頌焉雖然古之君臣有交相戒飭之道皇上祖述堯舜傳心敬一性之德也臣子實有愛莫助之者也惟久於其道則天下化成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之臣又敢以是禱焉

侯一元城鶚頭碑

國家威德遠馭四裔為守山海之邑或不備城郭吾樂之先嘗城矣以兩

溪之水不時決齧至於槍纍儲胥闕如也中世有警始城後所置兵焉犄角旣形內地斯固其外海壖要害之處往往列障戍兵矣顧獨遺鶚頭鶚頭者其山下漸於海深流陷岸無沮洳以難之海有不靖即鶚頭常先受兵嘉靖乙巳秋賊一夕登岸邑侯歐陽公先事調度伏兵戰大捷事具先君子記中其後賊來他處輒膠沮洳斬馘破舟者數矣而終不敢睨鶚頭第逡巡海中則以侯前日一戰奪其要路也侯深惟

賊尚逋誅遊魂假息而民無藩籬之限戰勝餘威不足恃也乃復即鶚頭城焉歲丁未某月城成邑人侯一元曰休哉我侯為樂樹百世之固往者賊紛紜時議者多言海防其大者不出三事一日歛民入保毋令樵漁者為賊餌禽者為賊間焉二日召募得賊者與贖鎰金鹵獲以畀之則人自奮而戰其所三日戌要害寇來則有所規過則自顧而不敢深入是三者皆躱而侯大畧施行矣乃予本侯之功莫尚於為民請賑其次自將距險又其次乃今為城當乙巳之歲衡中國以南連省大祲吾樂中人之家羣行搏食法寢不行而有司請賑不得隣境之糶交閉民安逃死乎由是間閭日蹙賊眾日滋邑里之情畢為賊得是有由來何獨漁樵者之咎乎侯時下車未久洞晰斯害欲沃焦釜乃挺身獨爭監司得粟數千各以豆區賦民民始全活來糶勸分小大悉定士之病者稍任負戈乃始料揀習之於戎故曰用兵之道要在附民假令侯奉職自全畏於失上則必不能得粟百里之內人人自搖誰與制敵矣故吾以為侯之上功兵久不用紈袴日媮平時旋抽之節宜為容觀急則固其城如壘石焉嫺然亡為民援之心侯援桴所鼓乃市

子弟耳亡不手戟而戰者若何嘗敵侯乃躬率之海上止於兵衝戰艦咫尺軍聲相聞侯堅卧有條侯之膽身犯矢石有安平攻敵之志用是人人氣決不戰自倍然後香餌重賞可得而用矣故侯自將之以奮士撓矣侯又不恃戰而城是營是乃古昔脩攘所貴王道所為全也且守之道百於攻中國以全力守四裔寇賊坐而做耳南仲朔方小范大順是其效也世之仕者當身為務去不復顧以故一切為媮以侯累勝之威可數歲無事來年且報政行矣乃方厲士乘城為千百世計嗟乎仁人之心豈不遠哉蓋善理人者如理身輕徭省賦不賜而民給中戶自裕貧下不迫振其凶災為民蓋藏元氣厚矣懸賞厲法三軍為一用財則若流刈姦則若草譬藥瞑眩厥疾瘳矣疾病已除元氣已復補苴罅漏謹邪所自毋令復來六氣之沴遠矣故數勝而亡者元氣薄也仁義而弱者藥不審也先笑而後號咷者少愈累之嗟乎夫治豈不艱哉侯謂子曰盍記諸以諗來者毋俾城壞予惟漢營平有云兵事當為後法乃不嫌自伐其功予所以道侯終始縷縷者亦欲後之君子鏡於先難增脩其故非以為侯夸無庸匿諱爾侯名震字某西蜀人

是歲十二月二十二日

國朝

朱爰尊東甌王廟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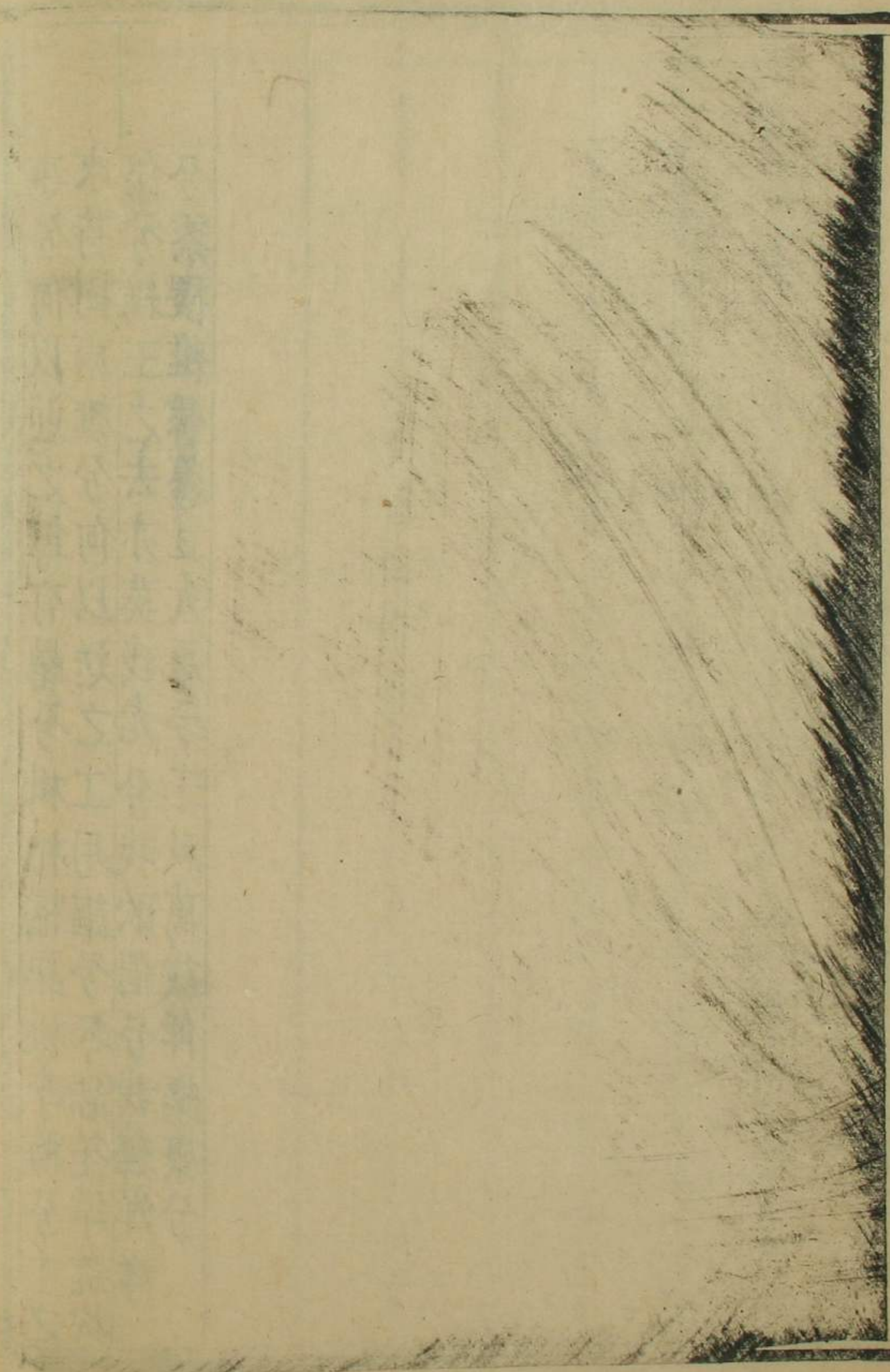
豪傑之士往往起破家亡國之餘流離瑣尾極人情所不堪卒自奮

於當世論者徒矜其勲伐之隆至心跡之微隱而不彰者多矣張良之於韓田橫之於齊卒從諸侯滅秦要其志期於報讐雪耻而已若夫封留王齊豈以是為榮哉予讀史至秦楚之際有感東海王之事其報讐雪耻無異良橫之所為而終王其故土守越之宗祀以不廢則又良與橫銜悲飲恨而不能致者王克致之可不謂難馬惜未有推明其心者而僅以趙佗梅銅之屬視之也歲在癸卯予遊永嘉乃得謁王之廟於縣治之東華蓋山之下廟久不治言之知縣事漢陽王君世顯修葺之王君許諾以予之將歸也先事請予文紀之石按史王勾踐之後國覆於楚至秦郡縣天下廢為君長及諸侯畔秦王率越從鄱君入關滅秦漢擊楚王率越佐漢滅楚高帝封王於越以奉越後惠帝二年舉高帝時越功日閩君搖功多其

民便附乃立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東甌王此廟之所由名也漢制非劉氏不王其初異姓王者入國卒就誅滅王與長沙王芮閩越王無諸獨終始得全非以忠謹然與司馬遷謂王入關時項籍王命弗王故王不附楚是亦未推王之心者蓋王之國楚實覆之項氏雖非楚後而世為楚將安知覆越王之非項氏也然則王之不附楚而佐漢也明矣方其喪國於楚廢於秦版圖入丞相府越人終保而不散以瘡痍未起之衆馳數千里犯強虎狼秦及漢軍垓下黥布信越期會不進而王之用命若蹈湯火蓋國耻未雪王之心有不忍一日懷安者是可謂豪傑之士矣夫其流離瑣尾英毅果銳之氣百折而不回歿為神明廟食於千載宜也爰從王君之請綴以詩俾迎神送神者得以歌焉辭曰芒芒禹跡無遠弗届兮維此東甌九牧外兮夫餘封越少康之支兮至於勾踐遂霸江淮兮颯與不壽世載更兮翁翳之侯及無疆兮師覆於今其亡忽兮或君或長海濱是窟兮七世惟王既出乃仲兮地雖秦郡人越人兮函關既入拯羸酷兮復會於垓殲楚族兮國耻既雪白馬刑兮敬鬼而壽百六十齡兮維甌之鄉主所泄兮秩祀孔虔民有

事兮何以迎之尊有疊兮枇杷橘栗桃李梅兮王之來時樹兩旗兮何以送之工用謳兮琴瑟笙等筑坎侯兮維王之去亦莫我尤兮我歌倡兮我舞洋洋兮黍稷維馨籩豆大房兮千秋萬歲俾樂康兮

温州府志卷之二十八 中



Faint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within a rectangular frame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